

出 鬼

(集說小篇短)

著 何 任

版 出

新 地 書 局

上 海



崇 鬼

(鬼附子篇)

著 何行任

新加坡

• 1947 •

聲 明

本書原名「鬼崇」，前版被編者改用爲「一支潰滅的隊伍」，且作者原文係「一支隊伍的潰滅」遂成一大錯誤，今特更爲原名，重版發行，除向作者讀者表示歉意外，謹此聲明。

★有 權 版★

鬼崇

(短篇小說集)

著 者 任 何

出 版 新 地 書 店

總 經 售 長 城 書 刊 發 行 所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上海二版

前 言

在我們八年來烈火似的衛國戰爭中，一小部份人，因為他們有某種便利的條件和本領，鑽來鑽去，變來變去，非但沒有遭受什麼戰火的損失，而且「地位」爬得更高了，身體養得更肥了，財產發得更大了；然而大部份的中國人，尤其是敵後淪陷區的廣大人民，是流了血，在「水火」中煎熬着。但是他們——廣大的人民，並沒有屈服，相反，梗直了腰，和鬼子二黃拚着命，那管是無數次的「掃蕩」、「清鄉」、「三光政策」，最後，在某些地區還有長期的「清鄉」，都鬥了過來，終於取得勝利。在這樣的鍛冶之下，人民是進步了：他們不但戰鬥，而且遵生產；不但在生活上改善了自己，而在政治上也提高了自己。他們改善了生活，取得了民主——翻了身，當了主人。

作爲一個文化工作者的我，在這場偉大的歷史鬥爭中，是和他們始終在一起——在災難的年月裏我們一起輾轉呻吟，一起奮起反抗，一起進行戰鬥，最後還一起得到了勝利，因此，在我的肩膀上負了紀錄這一歷史的責任。

當出於這去戰爭的緊張環境，我不能拋開那一時期更重要的工作而專於寫作，所以此刻我只能、

拿出這麼幾篇淺薄的草率的東西。這是抗戰頭幾年的零碎的材料（我只能說是材料）——是人民正在由「自在」轉向「自爲」這一瞬間的材料。

社會是一個複雜的機體，而中國社會尤其複雜，從這個複雜的土壤裏生長出來的人，自然是各式各樣的：有真正的中華民族的子孫，也有民族的「浮油」與「沉渣」。當民族的生命面臨着強大的敵人而奮起自衛戰的時候，戰爭的漩渦，把這些「浮油」驅散了，「沉渣」攪乏了——「浮油」躲到漩渦的隙縫裏，「沉渣」用各種面貌和方法，大顯身手，出現在抗戰的陣營裏，當「浮油」游散之後，「沉渣」就代替了它們的位置，進行其自私的經營。他們搜括與掠奪人民的膏血，吞併人民的武裝，推翻人民的政府。然而人民終於找到了自己的領導者，開始建立新的社會秩序與社會生活。但這到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根深蒂固的自私觀念，鬼怪似的作祟着，因此，動搖、破壞、陰謀、掙扎、雲烟一樣在新的空氣裏變幻着。可是歷史規定了人民要求進步，接受真理，一切陰謀鬼計，自私動搖，在真理的前面，被克服了，被清除了，歷史依然向着真理那一方向前進着。

這就是「鬼祟」中的一切。

鬼祟是見不得陽光的，鬼祟在夜景中才有它的地位，夜景中的一切鬼魅魍魎，在絢爛的白日中消失。

我已描繪了出現在夜景裏的鬼祟，我也將描繪生活於白晝間的人民。

四月二十六日晚

目 錄

談子灣的春天	一
柴米油鹽	一五
夜景	三七
鬼祟	五一
文化人	七五
一支潰滅的隊伍	九五

本書按照作者的原意，應該題名「鬼崇」，但是似乎「一支潰滅的隊伍」這名字比較更生動，遂採用今名。

談子灣的春天

三月郊外的明朗的風光，一年一度的，又照例的降臨人間了。

阿福走在浩三的前頭，望望對東那家茶館，顯得分外的破落和空虛；頓時覺得：腳底下的馬路也崎嶇不平起來；別轉頭向南，面前是一片綠萋萋的田疇，有條鐵路給他描出了一個界限；過此，便是談子灣——一些雜亂的湫隘的小茅棚，之後，或近或遠的，靠着蘇州河的兩岸，頑固地站着幾個工廠；這些襤褸的小房子，看來像是繡弄堂裏羅列着的燄花；上面，籠罩着濃厚的煤烟，弄得天空老是那麼壞，好像太陽剛一出來，便又到了閨室的，不快的黃昏似地。

浩三像是別有什麼打算似的，拖着舊棉袍，走得異樣地慢。他時時熱切地，但又厭倦地瞅着浮在南天空里的都市的，黑的紅的海浪似的建築，叢林似的電桿，以及出沒在波浪上的自來水亭子的尖頂……

當他們走到那家茶館，覺得屋里的排場和人物，都有過變動了。

開着三四扇排門，店屋里暗幢幢的，主人老華像蝸牛一樣縮在屋角里，和坐在靠後牆那張黑桌子上的兩個人閒談着。

「吓，老華！」一進門浩三就和他搭訕起來。

「呸，還是你們兩個哪！」

「是吓，你倒還不錯哩。」

「那里，你看吧，這個茶館，現在冷落得破廟樣了。」

阿福想也岔幾聲嘴，可是喉嚨裏作癢了，有細毛毛在裏面遊動呢。咳了一陣子，衝出一口沫痰，使勁地向馬路上唾去；覺得太陽穴有些漲痛，定了定神；一抬頭，滿眼一片紅，正是那所紅色的，玩具似的水電站。

一陣發電機的嘩騷聲，車輪子的軋煞聲，從遙遠的路底頭送過來，那里，有幾隻灰色的甲蟲在跑着。

「媽得，又是×××人的……」

他獨自罵了一聲，唾了一口痰，回到屋里——

「×××人的鐵甲車又在中山路上開了……」

說着，車聲越發移近了，響大了。

「×××人的車子一儘是在這里開來開去，一天幾回。」老華搖搖身子，顯得非常平淡熟習似地。有人跨出戶檻，靠在排門上，探着好奇的長頸子；可是老華向他劃劃手——「進來好，還是進來好……」

三輛灰色的，無血的鐵甲車從馬路上慢慢地巡行過去，張着玻璃的骷髏似的白眼，傲慢地，怒氣

地風移着一路……

大家覺得氣急氣喘的，彷彿每個人的心上，都悄悄地爬行着一窩大大小小的無數的臭癩蟲。

「媽得，看來像殺不倦人的！」阿福拉了拉鴨舌尖帽，忿忿地說。

鐵甲車抽搖着，咆哮着過去了，菜館的地基震動着，人們的靈魂顫抖着。

大家沒有話說。有人暗暗地嘆了一口很幽長的氣呼。

門口是對北的，一抬眼，面前的田原無盡地伸展開去，直到浮上浮的青碧碧的地平線那兒。有許多田舍蹲在廣袤的田野的胸懷里；黑色的，焦褐褐的，瘦小地；有單獨的，有並雙的，站在晴朗的和悅的空氣下。但牠們的黑窗洞，矮烟窗，以及傾坍的壞屋面，似乎有種像病人底驚駭稍定的下陷的眼窩，和紫黑的鼻管那樣的可怕的感覺和滅亡的陰影。似乎這活潑的大自然的嫩綠與春意，不能把羸弱的衰老的病容裝點成健旺的多血的紅臉的。田埂上，僵僵着曳拖着曳拖着的田夫們，徒然地勞動着，好像這標的古裝的呆笨的田作，是毫無成果的。顯然地，農舍和田地是依然存在；但也顯然地，彷彿曾經有過一隻黑色的不幸的大手，突然來抓過一下似的。

坐在黑桌子上的那個中年人，忽然感喟地說：「鄉下看來倒還安寧的。」

「鄉下人是靠天靠地吃的，不像我們……」老華說了，帶着一種羨慕的向往的神氣。

浩三揉了揉鼻子——「鄉下，鄉下也是一樣難過的。比如，江灣那兒一帶的鄉下，在火藥氣，開花彈當中過日子，那個安寧的？雞犬不留……日子好過的，是極少數的人。有錢人，看見打仗仗仗搬

進租界去，住洋樓，反正是享福。」

大家又是沉默。

忽然有孩子們的尖利的呼嘯和大人們的哄然的叫罵嘩然地從後面傳來。在這哄鬧里，有種受侮與仇恨混合着的忿怒，痛烈地奔放着。阿福忙着跨出門，跑到屋角頭，他看見——

在田埂上，有幾個男人和女人在跳着。女的，一個穿着緊身的灰色斑斕的赤練蛇似的長旗袍，面上戴着一副眼鏡，一隻手吊在那個穿格子呢洋服的短鬼的背上，顛頭扭頸的，和那個男的講些什麼；另一個，一身青衣，文文雅雅矮矮滴滴，尾隨着另一個較高一點的××人。

「媽得，不要臉的……唔。××歇里的拿摩溫！」

阿福憤憤地。他望開去，在南邊，鐵路旁，散亂地蹲着一堆人，有髡髻的工人和孩子，叫着嚷着，用一種對待尾巴交着的狗的好奇的眼光看着他們。

皇里的人，逐個逐個的走出來了。

「阿巧跟姓丁的，是了，這是兩個不要臉的。」浩三也認了認說。

看來他們似乎非常的超脫，非常的自在。在他們的眼光里耳朵里，彷彿沒有注意到那批閒人的討厭的叫嚷的。他們常常抬頭看天空，天空是青碧的，媚麗的三月的陽光，照滿了青空，使高高的白雲也泛起了晶瑩閃炫的明霞來。他們低頭看大地，大地是綠茵茵的。鮮嫩的春意的綠草新芽，點滿了田野，使遼闊赤裸的平原，蓋上了一套縝緻的詩意的新裳，春風是愛他們的，輕柔地流來蕩去，帶着郊

野的綠色的波紋，舐吻着他們的額角，頭髮，眼毛，迷入地，撩入地，使心坎兒麻癢了，骨節縫酥醉了；懶懶地，軟軟地，大家想拉往一個人，相依相偎着，凝貼着。都市的氣氛逐漸消失了，工廠的繁響逐漸寧靜了，一種大自然的素麗與真誠，泥土的淳濃與清新，使他們感到胸懷的愉快，輕飄，活潑，開拓。

忽然那個蓬身背裝的女人——阿巧，一下攪盪起來，像條魚又被踩了一腳的大蝸蟻，跑上去雙手纏住了他面前的那個××人——

「一隻蠟蠟吓，一跳跳上腳背，嚇得來！……」

××人咕略咕略的不知說些什麼，一隻手摸着她的臉兒只是笑。

「歡喜××人，阿勿叫幾個××兵來……才發意，才開心，才盈出發水哩。」

站在浩三背後的一個人低低地罵着。

「××飯桶姨太太！」

「笨蛋，賣把中國人也要的！」

「不要臉的騷貨！」

「媽的真看不過去！」阿福也生氣地罵起來了。

但老華却半陰半陽地站在人家的背後：

「說輕些，這兩個是××康里的先生，常常看見他們帶了女人出來走。真不懂，中國女人要跟××

×人勾勾搭搭，有什麼好處呀？」

「那也只是廠里的幾個工頭才跟他們勾搭，不是個個女人是這樣的。」浩三出來改正了老華的話。

站在高高的鐵路上的人們，像春天的瓦雀的吱啾着；孩子們已三三五五的抄了別的路徑在奔跑着，嘩笑着，擲着泥塊，瓦片。

他們走到了中山馬路上皮鞋咯咯的在水門汀上響着。赤練蛇似的姓丁的那個站住了，向着這茶館望望，跟手裏的××男人談着，像是聲訴什麼的，撒嬌地要回頭走的樣子；××人張開臂膀，把她的頭攔住了，然後一支手抓着她的圓滾滾的豐隆的屁股，衣服滑，臀盤顫彈地滑開了；於是，他第二次用足了勁勢，捉住了她的大腿，抱起來，她底腳凌空了——

「呀呀，呀呀，揪紐脫開來拉，紐子拉壞拉，呀呀……」的叫起來了，麻袍的下擺葉掀開了，穿着緊衛生褲的苗條的大腿，肉感地露出來了。

屋角子上，鐵路上，田壟上的人們，起了一片哄笑；有人惡略惡略的罵。

××人聽了這麼大的聲音，回過頭來望了望。

人們的聲音像洩了氣的皮球似的，休止了。

蓬茸茸的頭給××人鉤在胸口里，一隻手從她腰窩里伸進去，像是摸着肚臍什麼；她嘩啦啦地笑得彎腰了……後來，他們慢慢的走了。

阿巧的年紀看像大了一點，沉着頭。男人揸着她的手掂弄着，猶如顯弄着一支司的克的样子。

他們從中山路下去，一直往北，向着阡陌縱橫的綠油油的田埂走去……手攜手的，悠悠閒閒地，跳跳蹦蹦地走去。

烏鴉陣似的，那些站在鐵路上的喧嚷着的人們，現在又騷動起來了：孩子們笑着，做着手勢，他們爲男女間的那種曖昧的神秘性所鉤引着，好奇着。大人們爲着莫名的不平和憤慨所衝動着，惱怒着，好像眼見着自己的女人或姊妹被人在甜言蜜語的誘去歡娛似的。他們覺得：這是一個恥辱，一種奴性和卑鄙；而且，由於尙未熄滅的軍火的辣味，被殘殺被蹂躪的創痕的慘痛的感覺，以及這種××人的對人毫無憚忌的任情，放縱的調笑和玩弄，顯然地，使這種創痛的感覺恥辱，憤怒，突然擴大起來，將整個地籠罩了中國人了。

有些人轉個彎，生氣地跑到茶館的屋角頭來，嘴里喃喃着。

在一個站着兩顆黑沉沉的冬青樹的田角子上，她們跟兩個××人扭妮了一會，掉身打回頭了。

「呃，她們打轉回來了。」浩三說着扯了扯阿福的袖子。於是，他們從人堆里退出來。在屋角上，他對他說：「……………」

阿福聽了這噓噓噓的話，遲疑了一下，點着頭。

兩個人相互地笑了笑。

阿巧和姓丁的划吓划的，在那里跑着，似乎炫耀着自己的某種高貴；兩個並着肩，頭頂一冒一冒的走着……

走着走着，她們被一所茅棚棚遮住了。……

浩三他們兩人從茶館的後面向南，然後從岔路上橫束去，蹲在剛才她們走過的那條小路埂上。

屋角頭有人扯扯褲腰，低着頭跑進茅廁里去了；有些人游魂似的蹩進了茶館；孩子們分成了兩隊；裝做十九路軍跟××兵，拒着中山路，開火了——泥塊燕子似的飛掠着，奔跑着，吶喊着。

兩個女人從矮茅屋處重新透出來，轉了兩三個彎子，已經離馬路只幾百步了。

孩子們的戰雲正是甜濃着，喊殺衝鋒，泥球跟草葉飛滿了天空，呼呼地，沙沙地，真是一場很熱鬧的混戰。

她們逐漸的走近戰線了——

突然，一塊泥彈飛到阿巧的肩上，着了。

姓丁的靈敏地用臂膊遮着臉，迴過頭望後面，——「吧！」

冷不防，一塊瓦片恰恰中在她的背心上；她嘴里嚔出一聲。

「死骨什礙，要死哉！家里嚔爺娘收管的！」

她罵了幾句，面孔漲得通紅，她痛恨極了；如果這些小鬼頭落到她手里味……她知道，這次也許有人要和她們搗鬼，退北去吧，他們已經走得很遠了。來不及。於是，她拉了阿巧的手，拚命的硬

着頭皮跑上中山路。

「臭瘟貨，騷婆娘，叫××人白相！」

「叫××人捲×心！」

「……………」

孩子們是一片胡鬧的難聽的叫聲。

人們望着笑了。

……夾着頭，迅速地越過馬路，一直往鐵路那邊跑……

「怎麼打回啦！」

劈面哇啦一聲，把她們嚇了一跳。在她們的對面，站着兩個人，不認識，一個穿藍月白布的短打，面孔很黃，戴着鴨舌尖格子絨的便帽；靠左手那一個，一身舊黑棉袍，禿頭，額角上的皺紋很深很闊，牙床往外擠着，嘴里老像含一個什麼餅子似的。

「討羹飯盤的！」她們在肚子里狠毒地罵着。很像剛剛出門的羞澀澀的處女似的，眼睛向下，看着對面兩個男人的腳，腳醜惡地爬在地上，支持這兩個可恨的人。

「讓我們走路，你們自己家里也有子妹阿姊的！……」

「媽得，什麼子妹阿姊！」

阿福裝得十分怒氣地，伸手——

「啞！」對着姓丁的一個耳光子，姓丁的眼鏡摔下去了，面頰上一片紅；於是她一個頭拱，向阿福的懷里撞去；阿巧扯起嗓子帶哭帶罵：

「百爺種，賊骨頭，欺女人，你娘×千人的！」

他們在田埂上扭起來了。她們蛇樣的糾纏着，雙手牽牢住他們的衣服，用指甲，用牙齒，用唾沫，哭帶打的，抓着，咬着，吐着……

人們從各方面奔聚攏來，田畝里，鐵路上，頓時繞成一個大圈子。

忽然姓丁的手一鬆，從阿福的手里擲出去，仰天一跌跌在田心里，

「衝豁她，大元寶！」一片滿意的喊聲，從四面箭一樣的射進來。

可是姓丁的一翻身，很倔強的站起來，雙手捧住屁股，覺得尾尻骨痛，一摸，吓，旗袍衝破了呢！

子丁似地扭過頭去，看看衣服，裂了一條梭子那麼寬的縫，白棉絮像豬油，綻出來了……還有一屁股的青草汁！

一顆心完全給傷痛弄酸了，眼淚咻咻的滾下來。一橫眼，眼前白浮浮的，好像有隻眼鏡腳掉在一塊磚頭和狗糞堆中間……她突又記起臉上的眼鏡，傷心刺得她直蹣上田埂來，嘔的一聲，撞進人堆里——

「打吓，打吓，賠還眼鏡！……衣裳……」

聲音啞沙沙的了。

鬧嘈嘈地，孩子們像蒼蠅陣，滿頭紅漲的圍上來。

阿巧一屁股坐在地上，雙手拖牢了浩三前褲腳管，嗷嗷的哭，死不放手——

「女人走路都不能走了，碰翻你佢祖宗十八代羹飯盃的！要賠衣裳！」

孩子們在人堆里喊，在人堆里攢擠——

「拿摩溫吃××飯桶的……」

「××娘個，她們工頭！我佢小末在廠里就是這個騷婊子打出來的！」

「是的，我佢秀青從廠里開除出來也是拿摩溫去報告賬房間的！」

人羣里有人在談着以往的事情……忽然，有人高聲大叫：

「揍！工頭是××入的走狗！」

「打她，廠里的走狗！」不約而同的，人們暴喊起來了。

「打死她×養的！」

「……………」

這喊聲，似乎從一顆綜合的巨大的心里，一張綜合的，巨大的喉嚨里喊出來的。他們從老遠的記憶里，挑起了許多舊事的瘡疤，各種各樣無可奈何的幽苦，各種各樣抑悒難伸的冤屈，頓時，通過眼前忙亂的人影和澎湃的力量，突然發作起來，緊張起來。似乎只有這樣的一顆大心：一種要報復仇恨

的衝動，解脫枷鎖的慾求，混合着的跳動着的大心。

人們扯開了一張嘴，用洩忿的痛厲的詈罵對待着她們：

「揍死她，摔扁她，撕豁她……」

「資本家的走狗！做！」

「××飯桶的姨太太！……撕她兩片！……」

「……………」

「來！」哇吓一聲，從人叢里伸出一隻手；驀地一把抓住姓丁的領子：

「來！動手！」

姓丁的却又死抱住阿福的膝蓋，大聲地哀哭，顫抖——

「咳嗽，我也是工人……」

「噉……我們都是工人！……噉……噉……」阿巧也直叫起來。

「騙人的，騙人的，打，打！」

於是，她們兩個自己相互抱緊起來，似乎這樣可以防躲了拳頭似的。抱着頭，拚命的想望什麼地方攢，但四面都是粗笨笨的人，搖着拳頭的人……她們絕望了……

「騙人，不要聽她，揍呵！」

「我們也做工的，……做工的，……不要打，……噉……噉……噉……」

「我們也是反……反對他們的……」像泥黃蠟的姓丁的滾得滿身泥末草青，抖索着拭眼睛……可是大拳頭已經有許多落在她的背上了……她也顧不得，偷偷地望着浩三他們。他們是最先動手的，可是現在站在那里動也不動的，做着旁觀的樣子袖着手，顯然沒有再要傷害她們的顏色了。於是她！

「我們也是反對的。罷工，我也主張罷工的……」這位先生是聽得的……」她指指浩三。

「是的，我們也是工人……」

「……常常去的，……常常看見這位先生在那里的，我認識他的……」

「阿巧也指指浩三，攢了一把鼻涕。」

人們一齊用眼光望望浩三他們，他們不響；她們抱着頭，狼狽地撞到浩三的面前——

「先生，你曉得罷工是好的，我們……我們都贊成……先生你曉得……」

「罷工是好的，……人……咳……我們沒有辦法……」

但是人們的情緒又激昂起來了，他們看見浩三，他們不作聲。

「不要信她，鬼話。」

「騙人的！揍死她！」

「……………」

「好吧！饒她們走吧，」浩三微笑地舉起一隻手，在人頭上搖着，「好吧，我們不必打死她們，打死她們也是沒有大意思的；我們知道，像她們那樣醜惡的人，還不知有多少呢，比她們更醜惡的更

昏憒，毒禍的人還不知道有多少，我們要用我們的力量。使這許多醜惡的人，自己知道其醜惡，自己覺醒其毒害！這是要用我們大眾的力量！我們大眾的力量，不光是對付這兩個可憐的無知的人，我們要對付更多的我們的敵人！打倒……現在放她們走吧，對於她們是一個好教訓！大家記得，是要用大家的力量征服一切我們的敵人！……」

「好，讓她們走，饒赦她……」阿福也刮起嗓子喊。

「廢貨，……以後不要做走狗，不要跟××人姘……」

「……………」

人們齊聲吶喊……

……………

忽然，咆哮的灰色鐵甲車，又從中山路上開過來，騷擾地使人們驚慌起來——

「××的兵車！」

「媽得，鐵甲車！」

……人們紛紛的向各方面散開去。

卅四年·七月·

柴米油鹽

題解

「柴米油鹽」這四個故事，是在抗戰初期的敵後，當人民的軍隊還未建立的時候，那些「愛國」的草莽英雄們的游擊隊，省政府的保安旅，和鄉保長們的「集體創作」。

柴

寡婦阿祥嬌拐着粽子腳，像匹撞昏了頭的老母雞，急匆匆地把堆在東南屋角的蘆柴往房裏搬，嘴里喃喃着。蘆花像夏天傍晚的討厭的蚊子，飛滿了一屋，弄得阿祥嬌的灰打打的頭髮，索性一下就變得白迷迷了。

八狗，阿祥嬌的兒子，正發瘧疾，背着臉在舖上打戰。他惡毒地朝她嚷：

「又是什麼個寶貝，連柴也要往房裏運？——是金條？是銀條？」

「你曉得個屁，又來耍柴了呀！」她舉個機密的手勢，搖着，輕聲小氣地說：「僅僅這些些了，給他們拿了去，將後自己拿什麼放灶肚裏去啊？難道真的拿手指頭燒麼？」

她說着把最後的兩個柴網子也拖了進去，然後小心地用蘆筲門把柴隱蔽起來。

八狗沒有話說。蘆花飛到他臉上，撥進他鼻孔，眼睛……他擰着，拂着，吹着。

東村傳來嘍嘍的狗聲，時起時落，時緊時鬆。這狗聲，蕩過阿祥嬌的心坎，帶着一種恐怖——是無名的潛藏着一種無可抗拒的神祇的威脅。她時時探出頭去，向東村望去——

「來啦，從張家宅上出去了……啊，沒有弄到……啊，張家的柴多着呢，怎麼沒看見呀？……真是瞎了眼珠子……」

「是幾個人哪？」八狗問。

「……三個呢，只有一個帶槍的……還有，呵，有一個像是楊隊長呢……」

「是楊鄉隊長嗎？……不怕，不怕，我認識他的。……媽媽，我在壯丁訓練時，楊隊長教我們操的呀。」

「他果肯幫我們忙？」

「……………」

狗聲嘍嘍着逐漸近來了，阿祥嬌的粽子腳有點急燥不安——無主地從房里拐到門口，又從門口拐

到房里，用憂惜的戀念的眼光撫視着掩藏了柴捆子的蘆色門，然後又踟躕到門口。

「啊嚨，進宅了！」

她驚叫起來，像走了氣的球胎，頹然地，軟軟地一屁股坐在八狗的鋪上；但剛坐下，又驚覺地站起來，踟躕着粽子腳跨出戶檻，站在屋簷下客氣地划着手——

「來呀，先生們進來坐，進來坐！……」

「……………」

「哦哦……………」

楊鄉隊長胡亂地應着。兩個兵爺，用黑亮的賊似的眸子，溜過場面，屋角，灰堆……再盤進屋子，攢進房頂……

「是隊部裏要買柴，你家可能夠，能夠……」楊鄉隊長對阿祥嬌說。

「哪里阿，我們，唉，總共只種千兒八百步的『分種田』，自己燒還不夠哪！你，你……先生是本
地人，總該清楚我老寡婦……」阿祥嬌眼光忙亂地望着房門。

「楊教官，柴是，何不到大點子的人家去啊！」八狗也跟上來。

「我，我也沒有辦法，是當公差。跟着他們走走，他們說上那家就那家……」

兩個兵爺從房門里攢出來，轉到屋後去了。阿祥嬌偷偷地吐了一口氣，覺得胸膛裏鬆泛了許多。

八狗想——

鄉下人近年來那里還有柴？……柴豈在溝沿上不許割，說是柴可以掩護作戰，割了，就是漢奸。……然而部隊又天下鄉要柴……今天柴，明天柴，柴，柴……鄉下人的柴難道像頭髮一樣，像汗毛一樣長在身上的嗎？……倒真氣人！于是他說：

「楊隊長，鄉下人的柴是有的，柴在溝岸上哪，叫他們自己到溝上去割呀，多得很！鄉下人自己又不能割，割了不就是割掉自己的頭？！他們可以像到人家的宅溝里捉魚吃一樣的去割柴呀。」

楊隊長沒有答，笑笑，指指門外。

場上的兵火里火氣地走進來——

「草，怎麼沒有草？」

「沒有啊，先生！不信，你先生自己尋啊。」阿祥嬉皮得放心大胆地說。

他們又攆進房里去了。他們抽着破四仙桌的和梳頭匣的抽屜。

「喂喂，抽屜里是藏不下柴草的！」八狗生氣地喊。

阿祥嬉皮對八狗立刻划划手勢。

突然，暴怒的喊罵聲衝出來——

「媽得個，這兒不是草，不是草？！媽得個，好刁，老百姓都不是好東西……」

「揍你個丈人！」

楊隊長站起來，走進房去，他看見黑蚊帳的背後，西北屋角子里，黑黝黝的有幾個柴筒子……

他爲難地啞着嘴。

他們動手了，柴筒子從房裏飛出來，蘆花的雲陣又蒼舞了一屋。蘆柴跌地的脆響聲，兵爺的臭罵和么喝聲，阿祥嬌哆嗷和嘆氣聲，八狗癩疾的打戰和呻吟聲，以及楊鄉隊長尷尬的頓嘴聲……混成一種糾結不解的莫名的聲音。

「媽得個，老百姓不是好東西，老子給錢的，把草藏起來！」

阿祥嬌自己意識到一種類乎犯了罪的恐怖，嘴唇顫抖着，給什麼黏住似的不能說一句話，然而覺得話很多，但說不出。她急着，跳着粽子腳，拉着楊鄉隊長——

「先生，你是……家里人……你，你曉得我的，我寡婦的苦處……噯，這些些柴要……眼前，棉花，豆萁，還沒起田……蘆柴，今年又是不許割，我，我朝後，拿，拿，拿什麼往灶肚里去呀？……真要叫我寡婦拿手指頭燒？……」

「索性不要響了吧。……要是你不藏起來，我倒還好說話，現在既被他們抄到了，還能說什麼？……」姓楊的說。

「先生，給我求求他們，賸幾個筒子給我也好。」

「他們會出錢的。」

柴，給細好了，一共六個筒子——房裏還賸了三個。

「起來，給送到營部里去，拿錢！」一個兵拿着槍桿命令八狗。

「他有病，『寒熱』，『寒熱』！……」她掛着眼淚說。

兵爺們不懂——

「媽得，裝什麼死！給老子起來，送營部！」

「是『打糲子』，是『打板子』，是『瘡疾』，他。起不來吧，沒氣力。」楊鄉隊長給他們解釋着。

「不行，裝死！起來！」拿槍的提起槍托，往八狗的大腿上就打……

「饒了他吧，饒了他吧，先生大爺！他有病，有病！我老寡婦送去吧！……嗷嗷……我去……嗷

嗷……」阿祥嚮求拜着。

……
阿祥彎腰拐着粽子腳，把柴筒子挑出了場心，到宅前就停了下來，起憩；又挑，起憩；又……
待得挑到那個叫做營部的大宅子上，她看見場上好些兵爺們在劈着舊的紅漆桌子，油澄澄的門扇，還有地板呀什麼的……：她嘆着氣，可惜地張望着，但也恐怖着……一個鬆勁，粽子腳不知給什麼絆了一下，栽倒了。

她覺得，眼前花花綠綠的，天地在旋轉，兵爺們像飛在雲端里，掄舞着板斧，竹刀，槍刺，跳着磨着牙齒……滿天滿地是灰色的一片……

二十九年八月一日。

米

省保安隊第X旅的副官處的陸處長，騎了一匹栗色壯馬，兩個勤務坐着自由車在馬前，而瘋子馬伏，徒步的跟在後面。

他是上孫鎮的大豐糧行去的。

八月，上午的太陽依然赤熱。馬蹄和車輪，在沙路上揚起了灰塵，翻翻滾滾，好像童話中描寫的神將們下凡那撥雄偉，顯赫，而且迷離。

栗色馬迅陡陡地跑着小步，這使陸處長衝蕩得有些吃力。背脊里的細汗漸漸滲溼開來，白紡綢的襯衫濕透了，待得到孫鎮，連軍服也濕了一大片。

大豐糧行的汪經理把陸處長引到一間幽靜的內賬房，於是親手絞了毛巾送過去；接着就到店堂里招呼兩個勤務在櫃台外面休息。

「今天天氣，倒像六月夏天，哈哈。處長把衣服寬寬……」他說着就從賬桌抽屜里拿出一聽「美麗牌」。

點好了香烟，汪經理把房門關上——

「陸處長，旅長那邊答允了沒有？」

那個點點頭：「說運那麼三五百担米來平糶平糶，旅長那面當然是通得過的。」

「好了好了。那末我們明後天就可以動身了？」

「不過，最好要派一個副官，還帶幾個弟兄才妥當。」

汪經理遲疑了一下：「既有了護照和通行證……」

「不，汪先生，護照上只能說是我們旅部的採辦軍米。現在省府，對米糧的出口是非常注意的，做得不像，總不甚妥當。……其實呢，好在說得才說的——省府一方面在禁運，一方面內部就有人在往外運……」

「唔唔……」汪經理點了點「原來如此」的頭。於是轉到床頭邊的皮箱里拿出了一個小紙包：「處長，這隻貨色你來試試看，我托了幾個人挖打到的：原貨！」

陸處長停了手里的芭蕉，到洗臉盆上拿了濕毛巾擦了擦面上的汗珠——

「靠不住吧？……現在，就連上海過來的那種未開袋的也經過了做手。原貨？……只有前天威團長的三太太，自己親手帶過來的三兩東西，是整塊整塊的，那才是『真的花』——我趕得快才分到了一兩。」

於是汪經理忙着剪「柴引」，平錫紙，找洋燭；而陸處長，從皮夾里掏了張拾圓的新鈔票，捧着「哈筒」。

「柴引」在錫紙底下燻着，嗎啡在錫紙上化成了橙色的圓點，滾溜着，冒着青烟，陸處長癩着嘴

巴吸着。

喝了一口熱茶，悠然地抬起頭來——

「噓，七成貨，七成貨！……不過在普通的貨色中，要算上等的了。」

「這還只七成貨？我是不識的呵。狗養的，這傢伙騙了我！」汪經理有些抱歉和憤恨。

陸處長一包包的撓着馬啡，又一把把的揩着額汗；汪經理輕手輕腳的開了房門出去，吩咐他的店

夥：

「到美味軒去喊菜：二個冷盆，四隻熱炒，飯菜是五香雞，紅燒馬鞍橋，一隻餛飩。要新鮮的，對他們說，是旅部里的官長在這裏吃的。另外再叫一桌和菜，四元的吧——是勤務他們吃的。」

兩個勤務在斜對面的一家小烟紙店的門口，跟店里的一個年青漂亮的老闆娘閒扯胡調着。瘦子馬伏氣喘的從市梢頭走近來，白勤務兵說：

「你們坐車的到底快啊，到了多少時候了？」

勤務們沒有答理他。

馬拴在涼棚柱上不安地轉着後半身，蹬着蹄子，莫名其妙地仰着頭，揪着鼻子。馬伏的破軍服敞了胸，攏着軍帽走到馬跟前，拍了拍馬背，把繩繩解了下來，牽着到市郊去放草了。

沿江的八月的田野，將熟的稻田，海似的柔和地波動着。

瘦子馬伏沿着稻埕子走去，馬看見了綠色，焦燥地沉下頭來，撩掠着青草。

他把繩纏纏在馬頸子里，讓牠獨自擺着長尾，一路嚼去。牠連帶的掠了幾口稻苗，但也許因為稻葉上的細刺的澀舌，牠走開了；牠走進了稻田，胡亂的又掠了幾口。抬着頭戲弄着，馬蹄陷入了軟爛的蒲泥，牠忙亂地拔着後腳，又忙亂地抬着前腳……馬伕站着，欣賞戲法似的望着。

田主在家裏望着馬的攪動，望着稻子的被作殘，心痛地大喊起來——

「喂喂，馬吃稻阿，稻阿！……」

瘋子不大理這喊聲。農夫拖了一根竹子追了出來，但他不敢走近馬去，也不敢用竹子打馬。他痛苦地跳着嚷着！

「馬阿！稻阿，稻阿！」

瘋子笑着，看着農夫，欣賞看戲法似的話：

「馬不要吃稻的，不吃的，你吵什麼？」

「請你牽走吧！……不吃也給攪壞了！求求你……」

但他用軍帽擋着風。笑着。

「求求你吧，求求你吧！」農夫忽然聰明起來從袋子裏掏出了一張摺得破爛了的鈔票：「買一包香烟吃吃吧，求求你，牽走了吧！」

瘋子馬伕突然發見了一種祕訣，笑噙噙的向四周望了望，接了鈔票，然後把鞋子脫掉，跨進稻田把馬拉到了路上。

他拉過了幾塊田，把馬往稻田里一推，馬順勢的滑進了田，於是拔着後蹄，抬着前蹄，轉着身子……他站着，他望着，他笑着。

立刻，對東的一所茅屋里的婦人，救命一樣喊叫着奔了出來，瘋子似的划着手；那個先前行賄的農夫，迎了上去，指腳托手了一陣。那個婦人又奔進了茅屋，然後飛跑到瘋子跟前——

「先生，請把馬牽開吧，求求你！喏，請你買支烟吃。……」

她抖顫着粗糙的黑手，摸着幾張毛票往他手裏一擦。

馬伏看了看：「馬不吃你稻子的，怕什麼！」說着，跑進稻田把馬拉到了路上。

馬在路邊吃着青草，抖擻着蹄子上的爛泥；他牽着牠，看了看手里的鈔票，裝進了褲帶上掛夾里轉了一個彎，他又把馬望另一塊田裏一推……

……

陸處長吸好了嗎啡，脚着美麗烟，舒適地躺在床上。

「處長啊，此地的米價一天漲一天，市面上的貨色早已沒有。比如像我們行裏，限制每個主顧只買五升。所以手續辦得愈快愈好——早一天去，早一天辦回來。」汪經理捫到陸處長的床沿上。

「旅長那裏的『護照』已答允了。不過我的款子還沒籌足。你行里可不可給我籌墊一點呢？」

「啊，我這里已經籌劃好二百担的款子。」

「這樣吧：你再給我籌墊二百担；我那里已經有了一百担的錢。這樣，合成五百担，馬上就可以動身。」

「……」汪經理不响，他要盤算一下。五百担米，原說各半的，現在要我拿四百担的本錢……要說不答允他，他們是翻轉臉子就不認識人的。……從已往，聽他的口氣，他們專靠做生意賺錢，而且還是不用資本，他們坐着分賺頭，他們的資本就是「護照」——採買軍米。這些，汪經理完是懂得。產米的地方，政府給一個封存，不准出口，說是以防資敵，米不能流通，價格當然低賤；於是，他們自己借軍糧的名目來運。……商家和他們打交道，原屬互相利用。實在說來，有些行家連想走這樣的門路也無線索可走……倒不如答允的好：二百五十担的米，果然先要掏四百担的資本，但好處還頗可觀——目前的市面，秈米一百念，來本加上一切運費，也只七十帶零到八十之間……

「好肥，不過陸處長，要我再籌二百担，覺得實在困難。這幾天市面上的銀根真緊，很不容易周轉。但讓我試試看，明天再給你回音。……不過，『護照』和派押辦這些，你得趕快進行。……」

「這個，當然不用你說。」

「美味軒的酒菜送來了」，一個店員在房門口探着頭關照汪經理。於是——

「請啊，陸處長，便中飯了。」

「請啊，請啊。」

十一月二十一日。

油

張八斤出了四十六塊錢，買了一部腳踏車。

這是一部有了年紀的車子：三角槓子已經翻漆了紅色；後胎是八成新的「雙錢牌」，前胎是蛇肚似的粗一段細一段的鄧祿普公司的「老頭牌」；鏈子呢，已經拔長了，梵盤上的齒額頂着鏈節，踏起來，像嚼炒蠶豆那樣軋碾作响；只有龍頭是漂亮的，克羅米還閃爍發光。

八斤的媽吵着說：

「你又不是公子哥兒，犯得着買腳踏車的？」

然而八斤不管他母親的反對，他有他的計劃：他買了這車子去做生意：到港口上拖十條念條香烟；或者到上路的海安掘港或是大同鎮……弄三斛兩斛米；再不然，帶那麼三五十斤豆油，不就是很便當的事情？八斤有的是力氣，一天走一二百里路，算得什麼呢！

然而困難的問題並不是沒有的，首先就是本錢。八斤三年來從撈魚摸蟹上積蓄下來的錢，已經辦了車子，那里還有錢辦貨呢？

于是他請求親戚朋友合了一個二百元的小會。

做什麼呢？他思索了好久。最後，他決定販豆油。理由是：豆油沒有捐稅，也不必定要上街，處

批出售，在鄉下一瓶瓶零賣也可以，而且也不會有腳貨。

他買了兩隻舊火油箱，箱上用柏樹杆枝裝上提手，然後左右分開的綁掛在衣架的柱子上。

他把一切辦妥了，但還得等待黃五，因為黃五是經常走上路販貨的。

「走上路，比港口的困難還要多，東洋鬼子是沒有的，倒是一路的軍隊可怕。」黃五告訴他。

「——軍隊有什麼可怕？又不是東洋人。」八斤想。

八斤的事業開始了。十月的清晨，薄霜結滿了原野，空氣清澈而且峭冽；風很靜，車輪在地上滑溜，空氣從耳邊流過，聽到了一種輕微的風聲。但太陽一高，頂頭的朔風逐漸大了。八斤的車子，一吃風就遲鈍得走不前了，但黃五個駝着背脊輕便地前進着，他有些着急，腳花匆忙不勻地踏着，突然，鏈子軋拉一聲的脫下來了。

「喂喂，卸鏈了，黃五黃五……」

黃五回過頭來，揚了揚手繼續前行，直到極北的一間小茅屋那里才停下來。

這卸鏈的毛病一出，像打嗝似的連二連三的脫卸了。

直到下午一點鐘光景才到達掘港東口的那家油坊；而黃五，是上枱茶的，他們分手了。

八斤買了五十斤豆油，就坐在油坊門口吃起帶來的冷飯。他望望風向——打回轉是順風。因此，上午那種由於不斷的卸鏈所引起的急躁與憤恨，現在被一種平靜與順利的預感所沖淡了。

他騎上車子，順着寬廣平坦的墜區馬路駛去，血管裏充滿着舒服和飛揚的快感。但他忘記了來時

的廐路，在一個應該折向東行的岔路口，竟滑了過去，向南向南，一直走到了七門關。

「站住！」

遙遠的，飄來一聲呼喝，他望見，在關上有個灰色的士兵，正托着槍向他瞄準。

他畏縮地下了車，想退回頭，躊躇地站定了不動。

哨兵從關上追過來——

「舉起手，走過來！」

他撐好了車子，托着手，拖着惶惑步子……

哨兵像臨大敵那樣，迅速地裝上刺刀，一個騰步抓住了他的衣領——

「做什麼的？」

「販，販油的……」

「衣裳解開來！」

于是他解開衣服。哨兵在他腰里上上下的擱着摸著，仔細地揉着他的衣擺，貼邊，領子，衣縫

「你住在那里？從那兒來的？」

「油坊，擱港的油坊里來，……到東興鎮的。」

「你到東興鎮爲什麼走到這兒來？」

「我走錯了路。……」

「走錯了路，不是好東西，你！……漢奸！……走，到連部里去！」

「不……不是的。……我是好人，我……我是販油的。……」八斤想辯白，他覺得這太那個了。

「走啊！去，把車子推走！」他用拳頭捶着八斤的背板。

八斤被押進連部了，一根麻繩交叉着，繫在連部廊下的柱子上。

閑散的兵士們圍了攏來，像觀看動物園里的猴子似的，打趣着他——

「看你樣子倒像老實人，爲什麼做漢奸的？」

「喂，你到掘港販油，怎麼會走到這兒的啦？」

「媽得，人家捨命抗日，你卻幫東洋人來做探子，該砍頭的！」

油箱給從車子上解了下來；車子給騎了出去，車後跟了一大羣——

「喂，小王，你騎了給我！」

「小王小王，你騎了給我學一下子吧！」

「……………」

八斤的心痛了。

晚上，八斤被一個兵士帶進了連長的房間。連長是一個麻子，他拉下了面孔：

「你，販油的，你說從掘港到東興鎮，那末你爲什麼要走到七門關來的？……我看你是東洋人

的探子呵！……你老實說出來，我連隻幫你忙，放你；你瞞我，不客氣，拖出去槍斃！」

「我走錯了路，……路……」

「販油的，走錯了路！……最近上邊吃緊，日本人要來掃蕩我們。我告訴你吧，前天我們已經得到了旅部命令，說敵人最近派遣大批漢奸來探我們軍情，都是扮裝小販，販油的，販米的……各式各樣都有！……你販油的，還抵賴什麼？……你不是來探軍情是做什麼的？！」

連長的聲音越說越高，連麻點子也漲得通紅。一種威力和恐怖，脅逼着八斤的每一根神經。他覺得腦子逐漸熱漲，似乎有種無可抗拒的災難，像七門開的鉄閘一樣從頭上高壓下來。

……

過了五天，八斤的媽趕到了。

但連部里沒有八斤，她在門崗上送了一包香烟，再合起手掌唱了無數的喏，門崗才告訴他已經解到司令部去了；同時，她在連部門口，望見兩隻油漬漬的空油箱，那就是八斤用柏樹杆枝裝做提手的舊火油箱，歪歪斜斜的躺在廊簷下。她突然哭了起來——

「八斤啊，肉呀！……」

十一月廿二日

鹽

朱保長跟老鹽車後面，肩膊上搵着一根市秤。他一面抽着烟，一面盤算着：

——本保應派發鹽二百四十斤，重秤化市秤，一斤得斤半；二百四就是三百六。鄉公所的作價是每斤二角三分二，現在用市秤，每斤發二角四分……這樣就可以……淨餘，淨餘近三十……他又仔細的算——不差，是二十八元多。

他心滿意足的笑了。記得上次發鹽的時候，沒有多這麼多，自己太老實了……

鹽車已經到了一個人家的宅前了，於是他喊：

「小松，小松，出來秤鹽！」

宅上沒有聲音。他再喊：

「小松，拿傢伙出來秤鹽！……怎麼，人死光了？」

宅上還是沒有人回應。

他自己搵了秤走進去。

叫做小松的，確實不在家，只有小松的妹妹鳳珠一個人在做鞋底。

「怎麼，你的哥哥那里去了？……不在家嗎？……拿傢伙出來秤鹽吧。」

「鹽不是前才發的嗎，怎麼又來鹽了呢？」

「怎麼又來鹽了呢？」他小聲小氣地學着她的腔調：「隊裏發來了呀。」

「我俾小松哥說過，不要鹽了。」

「不要鹽了？就這麼便當？我朱保長怎麼交代呢？」

「我俾小戶人家那里儘吃得起鹽？」

朱保長覺得鳳珠的一張小嘴非常惹人疼愛，講話的聲音也悅耳好聽，於是故意纏繞下去：

「小戶人家嗎，你嫁個有錢的就變成大戶人家的太太了。哈哈。」

「不要瞎說。」

「一點也不瞎說，拿你鳳珠這副人貌，嘿嘿……」

「……」

「小松上那裏去了？」

「上他丈人家拜壽去了。」

「那末你嫂子也去了？」

「你問她做什麼？」

「嘿嘿，問就問不得了！你一個人看家不

「你管他呢！」

「可冷靜，要人陪？」

「發你的鹽去吧！」

「啊噢，管我了，我願意，我願意，哈哈……」

「見你鬼！」

「好好好，發鹽去了，發鹽去了！」

朱保長心裏覺得很舒服，走到場坎上又回過頭；鳳珠在擷着小嘴，噙咕着什麼……他喊：

「鳳珠鳳珠，回頭我發了鹽到你家來……」

於是他擡了秤領了鹽車再走。他現在盤算如何接近鳳珠……

他在一個人家的宅前又停下來：

「老榮伯，出來秤鹽！」

被叫作老榮伯的是一個五十以上的人，敞着胸口，腳着煙管跑出來。

「老榮伯，真是煩人，上邊又有鹽派到本保來了，拿東西來秤吧。」

「怎麼又來鹽了啊？」

「啊喲，花頭多吶！前日發的是張支隊長的，上次發的是副官主任的，這次是參謀長的；聽說馬上還有大隊長的，司令太太的，那次發的酒，就是司令太太的。……多呢多呢，只有我們當鄉保長的拔公差，當跑腿，落不到一個小錢，還給人家罵……」

「叫鄉下人吃得這許多鹽嗎？」

「是啊，我做保長的比往常吃的還要多！上日發剩下來完全丟在我那裏，誰吃呢？只好我吃！」

「這樣怎麼得了呢？鹽酒肥皂……什麼都發，虧他們想得週到！只差一樣沒有發了——屁股沒有發給老百姓！……」

「有什麼辦法，這次到要派你吃三十斤哩。」

「怎麼三十斤?!」老榮伯跳起來了，「吃不下，吃不下！」

「吃不下也要吃。你不吃，他不吃難道這幾担鹽叫我保長一個人吃？」

老榮伯給他一頂，覺得沒有什麼話好說，心裏已經願意再吃三十斤了。但他不服氣，你朱春生當了幾年保長，眼睛翻在頭頂裏不認識人。記得他小時候，一把糖一把菓的，我老榮不知好待了他多少，真是養過自己的兒子；他成親取媳婦，沒有「茶禮」銀子，我老榮把便宜棉花賣掉幫他忙，……這些情義，他現在忘得乾乾淨淨，對我這樣兇狠……好了，不要想吧……

「那末什麼價錢啊？」

「二角四。」

「二角四，什麼秤啊？」

「市秤。」

他又跳起來——

「那有這樣貴的鹽？白糖賣幾個錢一斤？」

「拿傢伙來吧，你真老糊塗了，少說廢話吧。」

「什麼老糊塗了？世上那有這麼貴的鹽？我老榮是不吃的！」

「噯，你當真對那一個說的？鹽又不是朱春生的！」

「我不吃，看你怎樣！真要把鄉下人殺了鹹醃肉吃？」老榮伯完全採取了攻勢，他跳着，嘴裏的唾沫飛濺着。

「好好，不吃，不吃，自會有人來請你吃的……」朱保長裝作平心靜氣，但蘊藏着一臉的陰險。

老榮伯憤憤地回到宅上，但他不能平靜下來，他啣了一根烟管，到村上到處聲訴着朱春生的無情無義和仗勢欺人。

三天之後，老榮伯家裏來了七八個游擊隊，說是有人告發他家裏私藏軍火，於是把老榮伯的兒子祥明捆起來，吊在堂屋裏，用桑樹扁担在屁股上打：

「槍放在那裏，說出來，不說，揍死你屎養的！」

老榮伯一溜煙奔出宅，奔到朱保家裏，掛着眼淚，跪在他面前：

「保長，保長，你總要救救我味祥明，救救我味祥明……」

朱保長冷冷地說：

「什麼事啊，這樣着急的？」

「你保長明白，我味祥明不做壞事，你總要救救他，救救他！」

四六年三月四日改

四一年十一月廿三日重作

夜 景

清早，茶博士老彭用昨夜煤油燈裏剩下的油脚倒在兩引樹柴上，劃了火柴生火；然後嘔吐嘔吐的拉起風箱；白色的濃烟，由爐膛裏奶油一樣層層湧起，紅色的火舌，貪婪地舔舐這白色的奶油，顫抖着——一伸一縮。他轉過頭望馬路，馬路上有些異樣：冷清清的。斜對面，縣政府巍峨的大門，沒有了雄糾糾的崗位；紅色的，十多天前新縣長上任的佈告，已經被誰撕掉了一隻大角，剩着斜斜的上半幅，孤淒淒的在晨風里捲着飄着，叫出一種冤苦的悲聲。從這大門往裏，栽成圓形的冬青，依然圍護着那座高高的石碑——「建縣紀念塔」，它，已經傲岸地目擊了許多的事變了；往裏，深選的房屋，覺得黑暗而且空虛，死沉沉的。老彭有點驚疑：昨天傍晚還是熱吵吵的，怎麼一夜功夫就跑得一個也沒有了？……

他停了風箱，走到馬路上：

馬路的西頭，巷門口，紀念「雙十二」的美麗的標語，照耀在紅紅的太陽里，顯得格外的新鮮可愛；巷門外，是光蕩碧綠的十一月的田野。

突然——

霹靂！霹靂！

是槍聲。老彭是不怕一兩響槍聲的，在這種變的年頭，他已然聽慣了無數次炒爆豆那樣的槍聲的了。他別過頭向東望：

黑壓壓的一個雜亂的行列正向着縣府馬路走來，腳踏車的鍍着「喀羅米」的部份，在陽光里反射着耀眼的銀光——是因閃爍爍，閃閃爍爍——好多好多漂亮的腳踏車呢……

不知開市還是閉市的排門聲，雜亂地劈拍着，猶如西風疾捲着一個恐怖，在市街上滾過去……行列進到了市口，呼嘯的，浮躁的，他們的武器在手上顫舞着，強悍而且大膽。老彭本能地退進了茶館。

腳踏車，槍管，中裝大衣，火黃的絲帶，軍帽，手杖，紫銅色的彈匣，鏤鏈，手榴彈……在眼前花花綠綠的流過去，流進了縣政府……

魏娥的縣府門口，立刻蹣跚起一架矮腳的輕機關槍，它用黑色的喇叭形的小洞口瞪着馬路。穿中裝馬哥呢大衣的槍手守着，他在槍的四週擺着零碎步子，轉着；有一小隊人往西巷門去了，在那里架起了一挺漂亮的重機槍。

街上沒有人聲，空氣壓迫人們的胸脯，老彭覺得很吃力。他機警地去抽拉他的風箱。

——又來一批了，派頭倒不小，有點嚇人——他想。

嘔吐嘔吐，嘔吐嘔吐——他抽着風箱。

.....

「老閻，老閻呢？」

大聲喊着進來六七個人。他們把駁亮槍和步槍咔嚓咔嚓的放到桌子上，虎里虎氣的說：

「老閻呢，水熱了嗎？找盆兒來洗臉！」

老彭停了風箱招呼，可是還來不及找尋臉盆，一個巴掌已經跳到了面上：

「媽的，操那！老子們借個盆要洗臉呀！」

眼前是一陣烏黑，金星散散亂亂地飛逆着——怎麼，手掌多大，多粗，多重？——他想。

鉛吊子裏的熱水倒到他們的盆裏，昏滿第二壺，第三壺，第四壺……放在爐子上，傷心地又抽起

風箱來——嘔吐嘔吐，嘔吐嘔吐……

「喂，倒茶的，你可知道共產黨跑到那里去了？」一個歪戴着灰色小呂宋呢帽的問。

老彭莫明其妙地呆着，遲鈍地拉着風箱。

「喂，操拉，吾們隊長來做縣長了！……操拉，以前的共產份子呢，跑光了沒有？……我們隊長

是奉的省令，要捉那些搗蛋份子……」

——又有縣長了？——老彭懷疑地暗自想。

洗臉的越來越多，他們相互爭吵着，掄着磁盆和水壺。……附近，有打鬥的爆烈聲、折倒聲，叫

罵聲，央求聲……以及哭喊聲，丟擲聲……

「操那娘，吾們孫縣長（二）來接任，你們商家爲什麼要收市？操那個，開門！……」

「有什麼人藏着吧……操拉！……漂亮點！……」

「……嗷嗷，……沒有呀！……嗷嗷，我老太婆了……先生……嗷嗷……」

「媽的個，共產黨……新四軍，槍斃！……」

「沒有啊，鈔票沒有啊，唉！……市面勿靈光，勿比從前……你們愛什麼請自己拿……」

老彭聽在耳朵里，他知道這是隔壁隆茂的賬房陸先生的聲音。

出去了一批又進來了一批……有人挾着皮袍子和絨線衫，有人提着烏絨棉鞋和女人的粉紅棉褲……還有，還有連東邊燒餅爐子上的隔夜冷蘿糰，大餅和饅頭也拿走了。

街上，遠遠的吹起了軍號，人們逐個個的擁了出去，在身上摔呀摔的搥着……個子臃腫起來了。

……
百十來個人，五光十色的集合在公共體育場上——

「小李，你這雙錶，要值，嘿，一百多塊！」

「你單眼紅我的！你的皮夾子不值錢？狗蛋的！」……

「你這個狗蛋！我，我是空皮夾子，你看……」

「算了算了，誰叫你的眼睛長在頭頂上的？不是你比我先進去的？」

「操拉，狗蛋的，我拿到了手，你來夾手搶去的呀！」

兩個子在拌着嘴。突然——

「立正——」

大家把腳鴨收攏了點，抬起頭來：隊長來了，背後還跟了幾個人：淨白臉盤的戴眼鏡的，矮黑龜鼻的巴兒狗型的，還有，燒壞矮釜似的一個什麼校長——都是地方上的有名人物。

隊長兼縣長的訓話了：

「……我奉省政府命令來做縣長，你們弟兄要對老百姓客氣……我們要，要消滅反動份子，要，要消滅新四軍，共產黨！……那些……那些反動份子，是害民的……要保護老百姓，還要成立公倉，保護收租……還要捉土匪，匪……是我們的責任！……還有，有誰窩藏反動派，要……」

幾個跟來歡迎的地方人物，不斷的拍掌，他們的掌心自個自的打得緋紅，但沒有附和的。

（於是，肚子裏想：到底是沒受過教育的海匪，連拍掌也不懂的。）

下午，商店在大聲拍打和咒罵之後勉強開市了。衙門口出現了紅佈告，騎年畫月的不是正方形的「××縣政府印」，而是借用了什麼長方形的「關防」。店員們袖着手筒看街上奇形怪狀的武裝的人羣，小聲機警地私議着。有人在撕拭着「長期合作」「反對投降」……的標語。……空氣里流瀟着一種帶有爆炸性的感覺，像一個和暖的家庭，孩子們底饒漢的父親忽然，娶了個悍潑的繼母。

夜到來了。夜的陰影吞曠了縣市，街角巷口閃動着黑色的魔鬼們的影子。偶然，嚇人的么喝粗暴地從無邊際的黑暗里送出，於是，慘白的電光銀劍般劃破了黑夜，露出浮動的霧似的光柱；遠處，鄉野里的凌亂的狗聲，從無底的暗海里衝出，帶着混亂，騷擾和騷動；月亮和星光，怯怯地避在高菴的夜空，閃爍着眼，瞧着可憐的下界，諦聽着人類的苦難的息嘆。

老彭睡到五更以後就醒在床上——年紀大到五十開外的人，總是腰酸腿痛的，硬繃繃的老早就翻來覆去的醒着了。他想：去年是江南的什麼「忠義救國軍」打過來，前年也是什麼隊打什麼部，今年又是什麼……一年一次的總在年底做「週年」……我老彭是一個光身漢，沒什麼，倒是苦了一般鄉下人和生意人……然而，昨天早：無緣無故吃巴掌，真倒霉，可恨！……今天我不起來開門，爐子也不生，看奈何我……

天色逐漸發亮了，淡淡的晨曦從紙糊的小窗洞里透進來，側着耳朵聽，一切靜得死氣森森的，要是在往日，他想，市聲早像吵翻的蜂房一般沸騰着了。

——再睡一息吧。他想，翻一個身，誠心誠意的把被頭拉拉好。

在朦朧里，聽到有人在打排門，有人在叫罵，排門發出吱吱格格格的聲音，似乎要折倒了。他來不及細聽，就一囑碌的赤着膊奔出來開門。

門口黑碌碌的一大堆，一個槍柄衝到胸口上：

「操那娘，革些辰光還不開門！——泡開水！」

老彭的牙齒像瘋子手里的銅鑼那樣發抖，搖晃着，掩着胸脯逃進被窩，覺得一團氣打噴在胸口，透不過來，塞痛着。

「操拉娘，還要走？……」一個人追進來，用短槍指着他的頭：「一起來！給老子們泡開水！……」

老子們抓犯人跑了半夜了！」

老彭披了衣裳起來，拖着鞋子，忍不住的，兩粒眼淚黃豆似的滾下來。

茶桌上坐滿了長槍短棍的傢伙。有三個年青人被反綁着，蜚蟹一般縛在一起；有個臉孔給血漿染赤了，是一個面相很熟的，但老彭想不起是誰來……

嘔吐嘔吐，嘔吐嘔吐……老彭拉着風箱，覺得胸口裏隱隱作疼。他仔細的認着這三個被逮的不幸的青年。他們低着頭，偷偷交談着什麼。

「咕嚕什麼，識相點！」一個瘦削臉的，穿着栗色嘔吱袍子的人，注意到了就喝罵。

「操拉娘，勾結新四軍，當共產黨，砍頭！」又有一個站起來朝馬路上吐了一口痰，說。

「我們有什麼關係呢？我們根本不曉得什麼新四軍新五軍的……」

「而且我是國民黨黨員。」

兩個出來抗辯。

「不用多嘴，識相點！操拉！……」

「理他什麼？自會砍頭的！……喂，小黃，你身上帶好的『柴丹』呢？」那個瘦削臉的說着，從一盒「金鼠牌」烟里抽出錫紙，鋪在桌上用手指熨平着；然後從皮夾子裏掏出了一個小紙包，把白色的粉末小心地攤開：「喂，茶老闆，水開了沒有？阿有洋燭頭？……」

接着，許多人都從身上掏出紙包，用手指撕摘着香烟盒子當「柴丹」，團團的坐滿了一桌。

「柴引」的小火柴在錫紙底下熏着，嗎啡的泡子在紙上靈活地滾溜着滾溜着，終於留下一道彎曲的蠶樣的霞光萬道的黑痕。

「這叫做『蕭何月下追韓信』，乖乖，厲害！」瘦削臉的吸完了一口，哇哆哇哆的喝了一口開水，然後深長地噴起一蓬青煙，舒服地搖着頭說。

老彭抽着風箱——嘔吐嘔吐，嘔吐嘔吐……

被逮的青年們沉默着，有時翕動着嘴唇，忿怒地望着他們。街上冷清清的，一種威力統治了馬路、商店、以及一切遭難的不幸的人們。

.....

隔了兩天，那個淨白臉的戴眼鏡的地方紳士底助手——季先生，帶了新縣長派給他的兩個弟兄，到街上推門沿戶的說：

「現在正式縣長上任了，要籌辦一切善後問題，可是已徵收的田賦——錢糧，給『偽政府』統統掃走了！現在，決定先向本市各商家籌借一萬元。」

商人們說：

「季先生，你也是本地人，明白情形罷——叫我們小商人，那里負擔得起？……」

「是啊，都是那班狗蛋的引狼入室，來害百姓，把田賦統統的刮走了！那班跟新四軍一鼻孔出氣的，主席呀，書記長呀，區長呀，幹事呀……都跟着偷偷地滑腳了，龜孫一樣！敢站？」

(似乎說，只有最穩健的我們，能夠莫管誰來都能站，而且也只有我們，才能在最危急的局面之下出來安定地方。)

商人們緊閉着嘴，蛤蚧似的；但心里想：

——你，你們，是好人，看做些什麼好事出來？

「一萬！友昌五百，公義行一千，恆隆三百，大德隆五百……你們，你們這里二百……」

「……」商店的負責人搖搖頭，表示困難。

「怎麼？……我看還是想想清，有什麼捨不得的？新四軍來了，你們，你們這些資本家，大商家，要完全充公的！……快快，現在只要借二百，而且將後有得還的……快快！縣長等着要用！……不是我出來，他們自己派了隊伍來，還容得你們這樣遲延，這樣討便？真的，想想清吧！……」

於是，七拼八湊的交給他。

「那班附近的國民黨黨部，商會，區長……都捲款潛逃了，要通緝的！」他拿了鈔票大聲大叫，走出店堂，到街上——

「來，臨時縣借款，老闆呢？」他又走進了別一個商店。

日子過了幾天，街上出現了許多佩着紅色綬質的臨時證章的官員們，他們匆匆忙忙地奔波着，一切都佈置起來了，一切都像樣而且威赫起來。然而街市上，還是清淨得像過舊曆新年似的，只有幾個

菜館裏的鍋子和風箱，丁丁當當的碰響着，忙碌着；冒着濃霧似的熱氣；街上的招牌，空空地飄零着，店夥們縮着頭，袖着手，着象棋，看着三五個武裝的士兵帶着一羣羣的農民從街上流過去，那是裝着鈔票的，到公租倉去完租的佃農們。

公倉的場心裏站滿了襤褸的農民，他們如同候審的囚犯，一個捱一個的向裏擠。向裏望。……屋裏，有粗暴的聲音傳出來——

「……什麼？十塊一千步再打九折？……你熱昏了！……現在新四軍已經走了，你的『慢爺』（二）不會再來的了。現在，我『慢公』來收你租！一千步——六十塊！……」

「……………」

「……怎麼？一個子兒也不能少，六十塊！二千步一百念！」

「……………」

「怎麼，不完？……完不完？……好，不完，給綁出去……」

「……………」一陣幽微的顫泣聲。

一陣哀求，一陣喊聲，淒厲地傳來……隨即，兩個士兵拖着一個四十多歲的農民從裏面出來，往外去了。……

農民們相互望着，低下頭私自談着，空氣變得沉重而且濃厚，誰都覺得猶如站在地獄里。一個業戶——公倉的主任，在門口出現了：

「大家聽好！」他對在場的完租人演說了：「今年的租額，大家看來好像大了點，是不是的？可是你們種田人沒有想得清，果然，一聽，一千步六十元，好像太大了，其實，你們也會算的：就作議的『高頭』算了八斗苞米，八斗黃豆，二八一石六，石六貨色什麼價錢了？照現在的行情，每石平均作爲四十八元，就是七十六元零了；還加上小租。而現在的公倉只收你們六十，還有什麼不願意的哩？你們真是貪心不足，你們都是聽了共產黨的說話，共產黨，新四軍，看能成功局面嗎？決不會的！新四軍在上邊已經幾千幾千打死了，已經打得一個也不剩……你們單說公倉租收得太高，也要想想公倉內開支的呀！……老實告訴你們，如果誰出來作梗，那末不客氣！看見剛才的吧！……」

演說完了，場上起了一陣小小的波動，細微的語聲，流合成了一種神祕的痛苦，呻吟。

完了租的農民們，像受欺的懦弱的孩子，暗暗的用租票，用袖口揩着眼睛，走出公倉。當經過外面崗位的時候，下意識地繞了個遠遠的圈子蹣手蹣腳的走過去。

「是迫死人的日子呵……」

「是閻王當道的世界了，難道我們是命裏派定一生一世吃苦的？」

「說新四軍打光了，死幾千幾千，怕是哄人的。」

「好的縣官不能長久，這叫做百姓合該受苦。」

「是百姓太作孽了呵！……」

「百姓作什麼孽？瞎說！……」

「總會有翻身的……」

「看樣子，他們的收租，像來不及一樣地搶的……」

「這就可見他們是不會長壽的……」

「……………」

農民們踏着黃昏淡淡的月色，各自回去。一路談着，一路把仇恨，和痛苦，和怨恨傳佈着。

老彭躺在床上，他已經好多天沒有起床拉風箱了，胸口頭的窒痛似乎在擴大，咳嗽非常困難。他靜靜地想，活了五十七了，山關水碼頭跑了不知多少，到天到地總是講點道理的，就是東洋人，也要用了漢奸富翻譯，聽聽別人說的什麼話哩……看那班人的來勢就不像正路，還說是正式縣長哩。也見過多少了，凡是多數人要他消滅的，他終歸於消滅，所謂宰相只怕千人怨呵——他躺着想着，神思逐漸恍惚起來，好像覺得，自己逐漸在向下沉，沉……眼前老出現那個滿面血痕的被綁着的青年。但常常被一陣劇烈的咳嗽和窒痛攪醒過來。

在一個夜晚醒過來，看看窗洞在發白了，他凝神一志地望着這白灰灰的一片，似乎又看見了那個掛着一臉血跡的青年。

突然聽見槍聲——一、二、三……接着是一陣機關槍的叫嘯。

馬路上起了忙亂的腳聲，奔跑聲，驚惶的叫喊聲——

「西北方，敵人，……新四軍！」

「正西，新四軍……」

奔馳聲一陣陣的向西去，槍聲像在老彭的耳邊頭爆裂着，逐漸緊密了。他拚命扭着身子，連人帶被的滾到地下……一串槍彈嚇人地從屋頂穿過，瓦片，瓷磚，泥塊跌下來，屋面上開了一個盆大的天窗，透了亮光；他不明白自己是恐怖還是興奮，把病痛也驅逐走了。

鈍悶的巨大的爆炸聲從四面八方逼近來，又聽見人們的偉大的喊聲……馬路上又起了不斷的脚步聲，匆匆地往東遠去了……突然，西巷門外又是一陣緊密的槍聲，後來就沉默了，馬路上忽然變得靜悄悄的。

天大亮了；於是，雄壯的喊聲唱滿了馬路。老彭忘了病痛，從被窩里爬過來——

「生爐子去，給他們燒臉水……」

於是，開了排門，嘔吐嘔吐，嘔吐嘔吐……老彭掩着胸口在拉風箱。

二〇，一，九。

〔註一〕：九四〇年十一月，著名的海匪孫金湯奉「令」就在散東縣長。

〔註二〕：「慢拿」——即母親的第二個丈夫，繼夫。此處係含侮辱之意。

空白页

鬼祟

一

「小滿」節，麥子成熟的時候。

天還沒亮，郭建德就給屋後樹林裏的小鳥的唧唧吵醒了。立刻翻起身來——今天不是僱了短工要割麥的嗎？

開門一望，天還烏洞洞，大地上的一切，似乎還在睡夢中，凝靜的，連清風也合攏了翼子，——動也不動。上了廁所回來，東天已透露了紅光，晨空透明了。原野在眼底展開，是無邊無際的浩闊的一色金黃的麥田；清新的，朝氣裏夾着陣陣的，一種熱惡而又洗不清楚的香氣。他覺得愉快，把兩支臂膊向空伸了伸，張口打了一個哈欠，讓殘留在身上的惶恫的睡意打開去。

「小林娘，小林娘！天亮了！」他回進屋子，呼喊着他的女人。

當他的女人從便桶上站了起來，提着褲腰跑到廚房裏的時候，他又往外面喊長工順發了——

「順發，順發，不早了，磨磨鐮刀！」

早飯之後，他督率了順發和短工們，撥開帶露的麥田，開始工作。裸麥在「花花」的雪亮的鐮刀

口下撮撮的倒下來，小堆小堆的排列在後面了。

太陽用偉大的光和熱照耀着。微風流過乾燥的麥穗，麥穗搖蕩出「蘇蘇」的呼聲，像是不顧生命的被斷割的一種抗談。

「拉天了！」

突然有人呼喊起來，大家像給黃蜂螫了一下似的，抬頭望，一一行軍隊已經走進了村路，大家丟掉鐮刀想逃。

「是新四軍呵。」有人提醒過來。

於是站住了——望。可是怎麼這許多兵儘往人家麥田裏跑呢？懷疑在肚裏扭動着。

有兩個兵走到郭建德的田裏來了，背着鎗，但剛走進田邊又退了回去。

他們又走進河東李三郎那塊田裏去了，李三郎跟他的妻倆也在屁股聳呀聳的割麥。

十二個短工和順發都拿着鐮刀站着盡望：這兩個兵把鎗往麥堆上一放，一個和三郎咕嚕着什麼，一個伸着手要三郎老婆手上的鐮刀，她往後退，把鐮刀藏在肥大的屁股後面；三郎笑着，搖着手……

溝西的張家田裏，有三個兵在割着麥，步鎗像三腳架一樣的撐着，軍帽戴在鎗頭上，……張家嬌已經扭呀扭的搬着八字小脚步，划着手，迅抖抖的往家裏去了。

——什麼鬼呀？郭建德肚子裏想。

短工和順發他們把鐮刀夾在背後，踱着去看閑了——往東塊的，往溝西的。

——真要死，放着麥子不割，倒去看呀玩的，麥子又燥脆了！郭建德肚裏着急，抱怨，大聲的喊

「順發……看什麼呀？太陽高了，麥脆了要落啊！來呵！」

他只能喊他的長工順發，對短工們要客氣些，要不，農忙頭裏找他們，他們就會推三託四，頭賴子一僵，不理你。

然而他們好像沒有聽到他的叫喊一樣，東一堆西一堆地儘站在那裏，而且有的士兵在搖手劃腳的跟他們講話了，像演說什麼的。

他不得不走出麥田，跑到三郎的田里，裝着一副難看的臉色……

「順發，你們聽點什麼呀？」

「……保護夏收，就是要老百姓的麥子，一粒也不讓鬼子偽軍搶去。因此，我們也出來幫老百姓收麥，收好麥趕快藏起來……我們新四軍，是老百姓的隊伍……」

郭建德聽着似懂非懂——要你們來保護百姓收割麥子？嘿，我們種田的自己一春三寒的辛苦過來的小熟，難道還不會收割，要你們來保護，要你們來收割？……他想着，搖着頭。然而，那個演說的士兵，哇啦哇啦的，話老說不完，好像他郭建德雇來的短工們，特別爲了供給他們做演說的聽衆似的。

——真討厭！他囁咕着。

「順發，這樣子，今天，田裏還許多麥怕割不完了呢？」

于是大家——

「好好，我們大家回去，割麥吧。」

短工們說着，似乎不很高興的走了開來。

「我還以為是拉伏的呢，哈哈！我們給以前的游吃隊拉怕了。」一個短工說。

「你們昏了頭了，這一帶都是新四軍了，你那里聽見過新四軍拉一個伏子的？」

「真是開天闢地，聽也沒聽見過，當兵們的幫老百姓割麥來了！」

「所以說，新四軍是老百姓自己的隊伍啊。」

「日子活得變了……」郭建德喃喃着，在短工們的背後踱着，聽着他們的廢話，看着他們遲慢的動作，心裏有點子悶氣。

「怎樣，日子活得變了？變得比從前好呢，還壞？」一個短工打趣地問郭建德。

「大概郭家老糧戶有些怕吧？聽說新四軍是共產的。」

「我不是怕什麼呵！」郭建德抗辯着：「怕什麼呢，我又不是萬貫家私的富翁，管他共產不共產呢！」

大家哈哈的笑起來。

他們七嘴八舌的熱烈地談着，似乎完全沒有覺察到：在他們背後巡迴着的主人的冒火。

忽然，東邊里傳來歌聲：

「咯咯咯……割麥插禾——」

風吹呵……麥熟，陣陣兒香，

日晒呵……麥熟，金金兒黃……」

于是溝西的張家田裏應和起來：

「你拿……鐮刀，我抗鋤，」

突然，東邊的和溝西合唱起來：

「當心呀，鬼子來搶糧，

來搶糧！

「當心呀，鬼子來……搶……糧

……」

歌聲迴蕩在溫熱的麥田裏。

張家婦，現在扭呀扭的，提着瓦茶壺送到田裏來了。

裸麥在雪亮的鐮刀口上「花花」的倒下來，小堆小堆的在光禿的田板上排列着。

太陽笑着，笑得臉孔都紅了。

而歌聲在蕩漾着——

「咯咯咯……割麥插禾——」

風吹呵……麥熟，陣陣兒香，

日晒呵……麥熟，金兒黃。

……」

二

郭建德的家里圍坐着三個人：陳錦龍、黃家祥和郭建德自己。

他們擠在一道，抽着「仙女牌」，烟霧臨漫着，籠罩了這三個神祕的，在相互交換着眼色的頭。

「我說，不理他們，看他們怎樣辦……」郭建德忿怒，緊張，但又小聲地說。

「可是他們是有政府保護的，縣政府，什麼委員會，都是這樣主張呵！二五減租，二五減租，不是已然喊了好幾個月了？」黃家祥，無助地攤開一支手說，眼睛非常暗澹。

「不要怕，等着看。你以為什麼？現在的縣政府什麼的，都是犯法的，他們和省政府和中央，沒有關係的，都是自唱自拉。看中央，看省政府，會承認他們麼？要來的，只要國軍一關到，那時候，什麼都還不是恢復老樣？……前月，我那內姪從上海回來，說中央已經……怕什麼……」

「對了！」郭建德把快要燒到嘴唇上的烟帶子掉到地下，用脚尖踏了一下說：「我早聽見過，跟你的內姪說的一樣，中央有二十萬大軍開來……你內姪不是在上海報館裏做事的，那個？喂，喂，陸，陸

什麼的？……」

「對，對，陸飄萍。」

「報館里的消息最爲可靠了。」黃家祥的眼睛發了一點光。

「單是二五減租倒還罷了，還有什麼增加工資鬥爭，昨天有人告訴我。今天聽說農抗會又要開什麼會了。」

「瘟官告示多，窮人說話多，一點也不錯的。你看今天的會——士紳會議，又是什麼花頭？紅紅綠綠的標語，連毛廁上都貼滿了。」

「又要像民國十七八年時候的局面一樣了，還不是鬧了一陣子終歸烟消雲散，連屁也不如呢——屁還留一陣臭味的。」

「那末，我們，今天開會，還是去呢不去？」黃家祥徵求着陸和郭的意見。

「我看還是不睬他們。」郭說。

「……錯了，你們不懂，自然去啊！爲什麼不去？我們去爭啊！我們去的人越多越好，要不是大家去爭，天下真的就變爲他們的了。」陳錦龍頑強地說。

黃家祥用眼睛望郭建德，探問他的表示——黃家祥在他們之間是最沒主張的一個。

「哼，農抗會，農抗會裏你看那一個是好人？連賊子也成了要人！季金其，現在是會裏的什麼理事外事，去年還是偷過我山芋種的人物！還我那個寶貝的是算起來還是我的堂門阿姪哩——興保，也

是貪吃懶做，游手好閑的人，要不然，何至於弄到灶前顧不到灶後呢？」郭建德回憶地說。

「建德和家祥，你們倆人跟着我走總不會上大當。下半天的會，大家出席，去好了！怕什麼？他們既要和我們商量，那我們也有意見哩。究竟是他們要求我們，又不是我們要求他們。……」

「自然，到底還是你，你的經驗比我們足，而且你又是肚子裏有墨水的人……」

一陣狗咬聲把郭建德的話打斷了。他向外一望，一個襤褸褸的人正從場外進來——農抗會的負責人——郭興保。

很不自然的大家站起來，讓着坐。

郭興保把發黑的舊麥桿涼帽往門角裏的鏟子口上一戴。虎眈眈用眼睛向他們三人掃了一掃——

「老伯我們農抗會下半年開會，有縣政府的科長——工農科長在這裏指導，是想把會議擴大，請本鄉有地位的人一齊參加。我們的通知已經收到了罷？」

「收到，收到！」陳錫龍謙虛中帶點傲慢，搶着郭建德的前頭回答。

「這次的會議，主要的是聽聽各方面的意見，對士紳地主們解釋解釋，因為還有人不明白減租讓息和救國公糧的道理……」

「公糧，什麼公糧？」郭建德奇怪地問。

「就是救國公糧的問題。」

黃家祥心裏想：提到「救國」兩字，總又是要錢。

郭建德心裏想：不過翻點名式，至多是要騙我們什麼咯。

陳錦龍心裏想：不會錯的，是慢性的共產呵。

「陳家伯和黃家伯都在這裏好極了，省得我多走四五里路，下半年請早點到會啊。」

「哦，我和家祥兩爲一筆錢款才來碰郭建德的。是了是了，一定來，一定來。」陳錦龍狡笑着。

「那末我要走了，我還要請幾個人咧。」他站起來：「請了，請了……」

郭興保一出門，黑狗從廚房裏衝出來，跳躍着咬着送客，他用樹條子防衛着，邊走邊想：他們三個又是鬼里鬼祟，倒要當點子心嘞……

送了客，屋裏的三個人有些心緒不寧，默然地抽着「仙女牌」烟霧瀰漫起來。

三

郭興保在傍晚才回到家裏，老婆正在打着兩歲的那個孩子，火火冒冒的——

「你要死就死，兩三歲了還不知道尿尿，換乾了又弄溼……」

孩子背朝天的伏撲在桌子上，儘哭，哭得有氣沒力了。

「做甚這樣狠毒的？」他望望妻的難看的臉相，一面輕手輕脚的抱起孩子——

「呵，媽打小賣的，別哭別哭，爸來賣貝你，賣貝你；別哭別哭，明朝爸上鎮買餅餅，買糖糖。」

孩子感到親暱，把頭偎在爸的肩胛上。抽泣聲逐漸停止了。

「你一天到晚儘開會，開會，開會，你弄到了多少好處了？你自己把生活拋着不做，我一個人忙外忙裏……」

妻開始埋怨起來。

「你懂什麼！」

「就是你懂的？減租減租，你橫是千兒八百步地，減減減，就是糧戶全不要你完租，也只些些啊！救國公糧，隨他們繳也好不繳也好，你又得入不到一粒糠粃……」

「你曉得個屁，爲大家呵，爲打日本鬼子呵。公糧是爲公家，公家給大眾做事，領導打鬼子，難道飯也不要吃嗎？」

妻沉默了。感到一種類乎苦憐他男人的心情。白天，他聽到人家沸沸揚揚的說，農抗會的人現在神氣活現，馬上就要吃虧的，馬上要逃的逃殺的殺。她就想到民國十七八年間，她男人也爲了開會開會，結果各處把那些歡喜開會的人抓逮，他，興保逃到了上海，拖黃包車，拖糞車，一去三年，害得她獨個子像活死人那樣的過了三年苦日子。現在又是減租開會，還有什麼救國公糧。他朦朧地意識到，這又是一個不好的兆頭——一個苦難的陰影，鬼一樣在她心上閃動着，尤其是今天聽到的謠傳：有人上省去告了狀，農抗會的人名字全在單子上。

黃晚飯的灶堂裏的火光，熊熊地照亮了她憂鬱的臉色，她設想着她以後的不幸，她覺得鼻子有點

悶塞，酸痛。

興保拍着孩子，搖着孩子：

「賣賣呵……要睡咯……賣賣呵……」

忽然他想到了一件事情，那是下午在開會的時候，季金其偷偷告訴他的——於是問：

「小毛娘，那個郭建德可曾來過？」

「來找過你幾次了。」

「那個鬼呵，他幾次來找我？他說點什麼？」

「他說，他叫你留心點，要我勸勸你，走路不要走得太前。」

「見他鬼！」

「倒也是，我看不見得錯啊。」

「他還說點什麼沒有？」

「還說……」她停止了，遲疑着。「他還送了妳二瓶高粱。他說老阿姪喜歡酒的，這幾天他說你

太辛苦了。……」

「哼，哼……我從來沒有喝到過他一點一滴酒。現在一慷慨就送我兩瓶……藥酒，一定是藥酒。」

妻不以爲然的，變了臉色——

「怎麼你會疑心到傳送的藥酒，他難道想用毒藥害你？……」

「嘿，也差不多，酒自然沒有毒，老實說，他也不敢，你要想，以前，我也是他的姪子，爲什麼從沒有喝到他一點酒？現在忽然變得這樣週到了，說我喜歡酒。他無非想用酒來軟我的口，軟我的主張！以爲吃了他的酒，就不對他的利益進攻了，這不是藥酒是什麼？明天還他，一定還他！」

「不要罷。……太顯見了。」

他氣忿地在黑暗中走着坐下，坐下又走着。

晚飯過後，季金其來了。

他一進門，就對郭興保不很客氣。

「老郭，到底是你，你比我們乖巧聰明，而且你有財翁的老伯，可以……」

郭興保一聽他的話裏有話，覺得奇怪起來：

「金其，你說的什麼，我有財翁的老伯，他的錢我又分不到一草一木。」

「事情是大家有些知道了。」

「知道什麼？」

「哼，說什麼呢？我們內部有了變心的人，暗底下把我們農抗會拆散，跑到有錢人那裏去了！」

「你說是那個啊？」他直跳起來——「倒要弄弄清楚，對正對下牌！」

季金其陰笑一聲。

「我嘛，我郭興保從十八九年起吃過苦來的，看樣子，你們是在疑心我有什麼，我和郭建德的瓜葛，大家都明白，不過，也許就是我剛才和小毛娘倆談的那回事。郭建德來找了我好幾次，我不在家；他送了兩瓶子酒來。……用意是很明白的，他想要我幫他忙，然而，我的脾氣，我的脾氣……酒呢，還在！他來找我，他送酒來，我一些也不知道，還是剛剛小毛娘告訴我的……」他一口氣說，頓了頓，他的臉色在受傷的痛苦和忿怒的火焰裏燒得通紅——

「小毛娘，酒呢？酒呢？拿出來！」

女人用指頭指指小碗櫥，他站起來——

「藥酒，操你娘的！」他把一隻酒瓶往地下一摔，可是酒瓶沒有碎，軟木塞子可衝開了，酒，汨汨的流瀉出來。

「何必呢，何必呢！」季金其搶上去把瓶子豎起來——「我明白了明白了。」

「真是毒藥，毒藥！」他激怒得臉色由紅轉青，咬着牙齒嘶嘶地喊。「非摔碎他不行！」

「算了，算了，」季金其把瓶子拿開：「酒還是酒，只要我們曉得了這酒吃不得，就好了。」

「不錯，我明天一定要把這兩瓶酒拿到大會上去告訴大家！」

「對了，這可以使大家不再疑心。」

「他們到底聽到了些什麼話啊？」

「說是你收受了郭建德的禮物，收受了黃家祥的米和酒，還許了你許多好處，大家都相信，都

這麼傳說着，所以大家都在疑心你，防備你！」

「唉！」郭興保嘆了一口氣，「一定的，是他們的造謠言，他們也有團結，陳錦龍是個有名老虎。……前幾天，我在郭家看見過他們幾個人喊喊喳喳的……」他回想着說。

外面起了風。風從藍色眼裏竄進來，吹動了懸鈞上的籃子和繩子似的簾塵，微弱的豆油燈搖了盪搖穩滅了。

閃電從篋脚洞裏舐進來，一霎即逝的照出了他們的面孔和整個身體的輪廓。隨即鈍濁的雷聲遙遠地響起來。

「怕有雨呢，我要走了。」

郭興保站起來打開門扇，季金其跨出去，一匹連續的白色的電閃迎門流來，季金其在雷聲中，跟着電光一起消溶在黑夜中。

四

又是在郭建德的家裏。一盞「美字燈」把四個人溶合成了一個巨大的黑影映在粉白的牆壁上，像光明朗耀的晴空裏的一塊獸形的烏雲一樣。

人頭晃動着，烏雲變幻着。

「就這樣下去，他們的天下更大了。總得給一點教訓他們看看。……我一輩子沒有跌過下風。一

是陳老虎的沉重的口氣。

「世界是這樣呵。」一個怯弱的聲音。

「世界，我不相信就會是他們的世界。」

「說好話，不聽，送東西，反落一個口實，有什麼辦法呢？」

郭建德絕望地呢喃着。兩道濃烟從鼻孔裏伸出來。

沉默，白牆上的黑影變幻着，黑影上昇起了一道淡淡的雲衣，映在牆壁上成了灰色的昏沉的夢一樣的意境。

「我有辦法，拚到底！」

幾個頭湊攏來，黑影收縮了。

是有勁的咬耳朵的唧噥。

不知是誰的噴嚏，突然把美孚燈打熄了。

黑暗中，桌子底下一陣不安的鞋子聲。

村子裏忽然起了謠言：農抗會的人都是共產黨，受新四軍津貼的，津貼分五十塊，四十塊，三十塊的三種；減租是爲了繳收救國公糧，因爲怕鈔票跌價，所以不攤派錢而征收公糧，怕百姓反對，才加了「救國」兩字。

「這倒比從前的游擊隊還要兇了？」有些街市上的人聽了郭建德的宣傳後懷疑地說。

「可不是啊，那一條蛇不咬人呀，從前多少人聽說新四軍到了就好，沒有捐稅，沒有『竹槓』，現在不是大家明白了，有些地方比從前還要厲害，算得更精明。」郭建德順勢進一步的說。

「不過市面上倒像繁榮了一點。從前，街上買不到柴，雇不到車，現在車兒馬兒轟隆轟隆，柴草糧食鄉下都敢拿到街上來了。」

「這就是他們騙人的本事，一套拿手好戲。嘿嘿。」

村子裏起了一種疾病，像瘧疾。

「到農抗會去問問看。」

「要當真是拿我們去換錢，不答允他們的。」

「我看又是有鬼……」

「……有鬼就幹他狗入的！……與保他欺騙我們，也不客氣。」八九個農抗的會員一路發着議論，亂嘈嘈的擁進鄉農抗會的辦事所來。

「我們的郭興保呢？還有季金其他們呢？」

「我們要問個明白呀。」

大家不耐煩的喊起來。

季金其從一張骯髒的攤鋪上攢出來——

「什麼事，什麼事？」

「要問問明白。」

「到底是怎樣一回事？減了租還是一齊變公糧繳出去，減，減個租！騙什麼鬼！」

季金其一看形勢就明瞭了——

「各位是不是聽到村上的謠傳？……」他發急得口吃起來，「說……說我們……拿津貼，騙，騙騙你們……。這是陰險陰謀造謠，是富富富農地主造的！你們上上上他當嗎？……再說救國公糧，救國公糧的辦法，是業佃分攤的，我們早已解釋過，解釋過。對佃農，窮人總是便宜的。……再說，這謠言，大大大家想想，是什麼人造的？……就是前幾天……送酒給郭興保的那些人……他們一心想想破壞我們的減租！你們想想是不是的？……」

「……」農民們不響，無聲地騷動了一陣。

「再說，」他的情緒平靜了些，「我們幾個人拿新四軍錢的事，也是冤枉的，減租和救國公糧，都是爲我們老百姓的事，新四軍有多少錢用不掉了要貼給我們用？……如果我們拿到錢的話，家裏不這麼窮，夠吃好些，日子過得好些了，看看我身上，我們幾個人還是破穿破落的……大家看見的，大家看見的！」他抖抖身上的衣服。

「對的，我們明白了！」

而在同時，有另一種人却陰倏倏的，鬼鬼祟祟的，帶着一肚皮的閃爍的希望，跑到陳老虎的家裏

去。

「你們是來問真確的消息嗎？唉！這樣說呢，我也和你們一樣的不清楚，總之現在世界上的事件是難說得很。」陳錦龍狡獪地向幾個來殷殷探詢的人說。

「還是你糧戶，事情是經多見多，樣樣明白。」

「在收麥的時候，新四軍來幫着收麥，說得好聽，叫做『保護夏收』，說不讓一粒麥子落到敵僞方面去，現在怎麼樣？原來是爲了要收公糧！這叫做叫做『金鈎釣玉蟹』！哈哈……」

「聽說，中央有大軍派來，可是真的？」

「這是遲早問題。江蘇，就是我們這省，是頂頂好的省份，上海南京都在本省，而且又產米產棉，產……總之是頂好的省份。你們想，中央肯放棄不管嗎？不過中央一方面要跟日本人打，一方面要打他們，自然比較難一些，不過來總要來的。」他斷然地說。

「中央軍一來，農抗會又要不成立了？」

「那，到那時看就是了，恐怕不只是在其中出力做事的人要吃點虧，就是聽從他們的那些贊成減租繳公糧的人也不很方便吧。」他機巧靈潑地談吐着，覺得自己的腳跟比前幾天站得更硬朗了些了。

「那……那……」

「那，減點兒租也有限，繳點兒公糧也有限，到是吃冤枉苦頭不值得……」

「對啊，對啊！」

「怎麼好？」

「……………」

大家着急起來。

「唉，看吧，做到那裏是那裏……其實呢，也只要齊心呵。」陳老虎大有深意地搖着頭。誰也沒有什麼說的，誰也沒有什麼勁道。

從家裏出來時的閃爍的希望，給陳老虎說得尷尬起來。無主地沉默着，低下頭，看腳。

五

銅鑼在村子裏響了一天，孩子們成羣的，蒼蠅似的跟着敲鑼的追逐着。敲鑼的肩着一個木牌，木牌上貼着白紙黑字的徵收救國公糧的辦法。

「救國公糧，喂，大家繳救國公糧呵！」

噹——噹——噹——噹——噹——噹——

鑼敲着，敲鑼的喊着，孩子們在屁股後面——

「大家交呀，救國公糧喂！」

「救國公糧喂，大家交呀！」

「哈哈！」

「嘻嘻嘻！」

晚上，郭建德和他的女人點了一盞「美最時」的船燈，走進他作爲儲藏庫的朝西耳屋里去。

他把白天稱量妥當而且已經安置在竹籬子里的一百三十二斤應繳的麥子，重新傾到地上，吩咐女

人——

「你把坑棚（茅廁）里的畚箕搭進來。」

「叫順發去好了！」

這一些你也搭不動了？做了太太了？順發順發，究底是外人，他曉得了不傳揚出去！……」

女人快快的出去了。

他拿了一把木翻爬，把麥子攤開，然後蹲下來握了一把，捏了幾捏，覺得涼些些的。

不要太潮了？他担心着。

女人艱苦地搭了畚箕進來，畚箕裏是「麥混」拌的細泥珠。

「你攪了多少水」他問女人。

「兩半桶。」

「你捏捏看，可嫌太潮？給看出了反面不好。」

女人握了把捏着——

「該不要緊哩。」

於是他把「麥混」拌泥珠倒進了麥子，迅速地用木爬推呀爬的抹拌起來。

船燈掛在牆壁上，過大的火舌吐出烟煤，逐漸的把玻璃罩薰黑了，倉庫里變得陰暗起來，他們蠕動着，像可怕的鬼祟一樣。

辦理公糧的人會同保長下鄉來了，有縣政府派的人，也有區公所的人，而農抗會的那幾個，特別起勁地逐保逐甲的跟着跑。

「哼，像跟差一樣，得什麼勁！」黃家祥，郭建德，陳錦龍他們心裏忿憤的咒罵着。

村路上，農民們成羣成羣的背負着袋子，擔着籬子，他們誠心誠意的繳納公糧，嘻笑着和搶奪着，稱量自己應繳的麥子，捧着滿把麥子送到保長的面前請求驗看。

「先生我的可乾潔？」

「先生先生，看我的吧，又清白又晒得乾！」

「是的！」

「好的！」

麥子連那農民的血汗和忠誠，一袋袋的一籬籬的倒到罔子裏去，揚起了灰埃，揚起了麥香，揚起了笑聲。

黃家祥和郭建德在二輛獨輪車的後面，走得很遲鈍。

「看，看，他們也來繳公糧了。」

「來了，來了。」

大家似乎有些異樣似的一齊抬起頭來。

「不要這樣，不要這樣！」有人低聲說。「他們當然和你們一樣，有什麼可希奇的？」

「這樣就很好。」郭興保囁咕着。

麥袋從車子上解下來，上秤，斤兩很正足。

有人把袋口打開，看麥——

「這是什麼東西啊？」

「簡直是垃圾啊！」

十多隻手捧着麥子送到保長面前——

「先生，你看看這是什麼貨色？」

「比比我們的，先生！」

「不要繳了，捨不得的味！」

「到底是一樣，我們說的錯不錯？」

黃家祥的臉孔紅了；

郭建德辯解着說：

「今年的麥子本來是好的，因為我人手少，割到場上淋了二次雨，所以，所以……」
「不要多玩花頭吧，我們懂得，換好的來就是！」保長也有些氣忿了。

黃家祥叫車夫把麥袋搬上車子，可是郭建德却說：

「我回去也調不出更好的來，都是一樣的！」

「這些怕是餓豬子的吧！你真以為人家眼睛都瞎了的！」

「哈哈！」

「……………」

郭建德覺得一陣熱血往頭上衝，愈衝愈熱，頭也覺得愈大。無數眼睛瞪着他，每一隻眼睛裏放出一枝箭，射到他心上，心上發痛，發慌。

「我上了陳錦龍的當。」

他惶亂地說了這句，衝出了眼睛的包圍線，頭也不抬的走了。

七月三日

空白页

文化人

「來了，來了」地盛傳了多天的我們的教材編輯所的主任，今天真的來了。

是上午十點鐘光景，第一部車子到了編輯所的莊子上，車上裝滿了七七八八的家私：皮箱、網籃、洋磁盆、飯盒子、小馬桶、木馬、小腳踏車、鋁鍋、剗刀、玻璃瓶、罐頭筒子、蓆子、破布片……

真是郎郎當當，靡靡亨亨的一大車。

被稱爲散文家陸謨同志，在車子周圍安詳地轉了二圈，翹起大姆指宣佈：

「我們這位主任同志一定刮刮叫！」

瘦長得鸞鷲鳥似的童邨側了側頭：

「何以見得？請道其詳。」

陸謨指了指車子，正想說下去，但年輕的小姚插進來：

「喂，你們不要扯什麼鬼談，我真正經經向大家提出：我們應該把已經做過的工作，好好總結一番，回頭人家主任來，也好有個話講啊。」他似乎担了一肚子事似的。

「呸，見什麼鬼！我們過去的工作，又不是他領導的，我們直接對文教科負責，關他新來暴到的什麼事？……陸同志，你說可是？」

「沒有什麼關係，」他回答童邨：「不過把已往的工作總結一下，也是需要的。」

「這就對了。新的負責同志來了，總結一下工作，好讓他懂得我過去是做了些什麼，存在着那些缺點優點。」小姚越說越活潑活現起來。

「好哪同志，總結總結，可是現在不能馬上就在場上總結吧？哈哈。喂，陸同志，你說這位主任仁兄刮刮時，是指的那方面呀？」

「你不看看車子裝的這許多東西嗎？」

「看樣子是一個精明人物，『鼻涕疤當獵梅乾』的。但據說是一位有名的文化人呢。」

陸譚點點頭，笑了笑。

下午三點鐘，主任到了。

他跟在小小車子後面，疲勞地拖着腿；車子上，坐的是太太和兒子。

他是穿的米色的毛織料的西裝褲，翻領的紡綢襯衫，派頭還大，但也許因為一路上的汗汁的溼潤和沙灰的沾染，背心裏變得蠟黃了，似乎結了一層厚厚的鹽霜；黃皮鞋是舊的，而且右腳的鞋尖開了口；車子一進場，他趕忙奔到前頭，一面用拿破崙式的通草帽煽着風，一面抹着汗，向站在門口的陸譚他們卑怯地連連鞠躬，焦急中強裝着溫和的口氣說：

「是編輯所的同志吧？我，我就是來編輯所工作的符洛川……可有給我住的房子？……」

童邨故意裝做不懂：

「這位同志是從那兒來的呀？」

「我就是，就是……啊，你們沒有接到文教科的通知麼？……我是編輯所的主任，符洛川。……」

「啊呀，原說的，這幾天要有主任到。……好，請到那兒坐吧。」

他心裏感到了寬鬆：身份弄清楚了，有了着落了。於是客氣地一個一個請教過去，一個一個的握手過去。

一進這小小的作爲編輯所的房子，他覺得眼前一黑，四五個舖位擠得水洩不通；一張桌子挨在門口，沒有窗子，也沒有凳子，看來，大家是屁股搭着床舖過日子的。他說：

「這個地方太擠了。……這裏可找得一個房間？我有陳先生，還有一個孩子，需要一個房間。」

他再站起來，把陳先生和孩子介紹給大家：

「陳菲人，我的內子，今後一起工作；」他攙過一個八九歲光景的男孩子：「這是我孩子，九歲了，頑皮得很！」

陳菲人是矮矮的個子，大概是有了身孕，肚子是滾圓的，眼睛也滾圓的，因爲落眼，睫毛已經爛落了，紅紅的眼眶；她穿的灰印度綢的大褂，也許是懷了胎，顯得特別小，腰窩里有幾顆扭子沒有扣上，因此，紅格子的褲腰就露在外面。她坐在小姚的舖頭上，像一隻剛從別處捉進來的母雞一樣，側着頭細認着屋子；忽然，她在一個暗角裏發現了上午送到的他們的家私，快活地走過去，一件件的點着數着；最後她擔心地說：

「真要想辦法找一個房間呢，我們的東西又多。」
於是陸謨和小姚，陪着符主任上莊子去找房子。

符主任到了編輯所以後，情緒非常惡劣。這是因爲生活不如意；在待遇上，此刻政府雖然還沒規定，但從其他部門的工作同志的待遇上來看，決計不會好到那里去，雖說他們會顧到他新從大後方來，一切生活習慣要和地方幹部有些差別，而且還拖家帶眷；但他又知道，這里最高首長的生活費還不滿百元，那末以他一個編輯所主任，能有多少呢？其次是吃的和住的問題，在這鄙塞的鄉村，能有什麼吃呢，最好的東西是豬肉和雞子，還有雞蛋，雞蛋是符主任生平喜愛的，但儘吃雞蛋，又有什麼意思呢？房子麼，總算費盡了心血找到了一間，而且還是百中難得的瓦屋，但無窗無牖，走進去墨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一股陳年古代的霉味，就使人透不過氣來，簡直像進了陳屍百年的墓墟一樣！再說交通吧，那也是要命的事，相隔十里，就好像相處在南北極，要跑上半年！

然而這一切，符主任倒還可以忍受，他常常用這樣的想頭來提醒和鼓勵自己：「這是在抗日期間，這是在革命，應當苦的……」但陳非人就不同了，她睜起滾圓的爛紅眼，肚子鼓得石硬的皮球似的：

「這是一個什麼鬼地方呀！這個地方能活下去嗎？……你說鄉下空氣新鮮，有自由，有民主，有豐衣足食，如何如何好，好在那里啊？」

憑良心說，符主任並不是怕老婆的懦漢，但爲了抗日革命，爲了息事寧人，他低聲下氣地說：

「菲人啊，這裏物質環境差些，但精神上是痛快的。」

「你能把物質和精神分開麼？」

「啊喲，又是哲學家的口吻。……目前，目前是在抗日期間，是大家受苦的時候。……」

「在別的地方不也是抗日嗎？」

「有抗日自由嗎？有民主自由嗎？……」

「空話，都是空話！這種地方，我可不要歎下去了！」

「何苦來，你不看看別人家都在起勁工作麼？難道我們大後方來的就真不能抗日革命了麼？」

陳菲人哭起來了。

符主任啞着嘴，眉峯緊蹙着，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但過了三天，當符洛川參加了一個會議之後，他的情緒輕鬆了，感到了一種喜悅和滿足，幾天來陳菲人加給他的精神上的紛擾、憂鬱與沉重，一下子解脫了。因爲在會議上，有了百倍重視文化工作，優待文化人的決議；而且在會后，負責經濟工作的同志，給他解決了她夫人生產的費用問題。他一回到「公館」，幾乎整個黃昏曉曉不休地和她談論着未來的生活和工作。

第二天一清早，便帶着陳菲人，現在是教材編輯所的會計兼庶務；九歲的兒子威威，到編輯所去

七月的鄉村，清晨，太陽從沁涼的霧層里閃耀出來，朝霧成了絳紺色的美麗的帷幔，繚繞在地面上；躺在柳堤的濃蔭底下的池塘裏，升起一股帶着腥味的溼氣，眼前，展開了廣無涯垠的嫩綠的稻禾。……一種明朗愉快的詩之感覺、親切地洶湧着他——他朦朧而且微妙地覺得，自己是詩化了，幸福了……

「早啊，早啊！」他踏進編輯所的門就客氣地招呼，正想乘早涼而做些工作的同志們欠了欠身又沉下頭去，筆尖在紙上嗖嗖作響。

滿肚子的「好消息」在騷動着，爭逐着要跑出來，他很想衝口就說，但因爲考慮了自己的身份而矜持住了。於是他裝做有口無心地和陳菲人搭訕起來。

「這樣一來，大家的的生活可以富裕起來了啊。」

「你果知道什麼時候實行呢？決議要變做事實，還要一個時期吧？」

「那不要担心，這裏是說行就行，不像大後方的官僚機構了，你放心。」

「究竟加多少呢？」

「那是由我做主的。」

沉着頭寫教材的人，漸漸爲他倆的談話所吸動了，童鄰抬起頭來：

「符主任你們說的什麼啊？」

「沒有什麼，但總算是一個好消息。」

「聽見「好消息」大家都停下了筆。

「什麼樣的『好消息』呢？」

他看見時機已經成熟。於是站起來：

「是這樣的，昨天我在政務會議上提出了一個優待文化人的意見。……哈哈，在敵後做文化工作的，的確太艱苦了，應該要求有一些特殊待遇……」他用眼睛掃視了一週，察着大家的反映：「文化人的生活方式，和普通一般工作者，有些不同，文化工作者的身體大都不行……所以應該要有些優待。」

「結果如何呢？」陸謨聽了一會，沒有聽出什麼名堂來，心裏有點不耐煩。

「沒有問題，沒有問題，會議上通過了。」

童郵覺得這還是不着邊際的空話，聳了聳瘦骨嶙峋的肩胛說：

「到底怎樣優待相啊？」

「原則上，增加生活費。」

小姚聽着他們儘說優待，心裏討厭起來：是來做革命的抗日工作的呢，還是來想享福的？他厭惡地溜到場上。

太陽已經昇起來，火赤熒熒的陽光照在院心裏；樹林里的螳螂開始鳴叫，叫聲有些沙啞，但愈圓潤、高亢；晨風停止，樹頂靜了，是一個悶熱的悶人的熱天在來了。

符主任做想心事似的皺起來，因為屋裏的所在小，他躲到場上的那個涼棚底下，掏出記事冊劃着什麼；陳非人圓圓的臉有些發紅，小小的鼻子上澀着汗珠，有陣颯颯夾着香水的難聞的氣味從她身上發出，她拉了威威跟着他走進涼棚，捏着手帕儘擦着額角和鼻子，然後靠近他身邊，喃喃地說着什麼。

由於優待文化人這說法，童邨想到了幾天來在編輯所裏久懸不決的關於洗澡盆的問題來：

「我們這裏四五個人，這個單位算小不小，算大不大，應該請公家買一隻洗澡盆。」

「難道真要我們像牛一樣下河去洗澡嗎？然而我們又不是牛。女同志怎麼辦呢，也下河嗎？」

當符主任才到編輯所，瞭解大家的工作和生活的時候，童邨就向他提出過，但那時他推說自己才到鄉下，一切情形不了解，對這問題，一時未便作肯定答覆。現在，既然說要優待，這一個問題該是解決的時候了。於是童邨對陸謨說：

「關於洗澡盆的問題，我可以提一提了。」

陸謨笑了笑：「好呀，你跟他提提看。」

符主任從場上進來，把一張紙條子交給童邨：

「大家看看看，預算依照這個標準可行？」

大家聚攏來看：

「生活費：主任月支百元；編輯月支八十元；書記六十元；會計兼庶務六十元……辦公費：稿紙

、墨水、筆、燈油、茶水、招待……」

「我們不能造一隻洗澡盆的預算進去呀？」童郎把紙條子換過一邊說。

「這個嗎，怕是要造臨時預算去講才行呢……沒得問題，沒得問題，這筆錢把洗澡盆是沒得問題的。……大家對於生活費方面可有什麼意見？」

大家沒有意見。只有小姚提出一個疑問：

「我們的生活費定得這樣大，上邊可能通過？如果說是不可能的話，那末何苦定這樣大的數，讓人家批評，說我們做文化工作的同志，經濟觀念太重……」

「關於這一點，我也考慮過的，」符主任說：「這個數目，事實上並不大；不過和其他部門工作同志的待遇來比，確是高了點。此刻政府認為文化工作特別重要，所以一致主張把文化工作提到首要的地位上來。這不僅僅是嘴上說說而已，而且在事實上也做了起來，譬如把我們編輯所安置在後方，可以不必合署辦公，可以自開伙食……都是都是……」

「這是因為我們的工作情況關係而搬到後方來的。文化工作重要，其實那一機工作不重要呢？……我說我們的生活費不應造得太高，否則，我們真是特殊份子了。」

小姚這番話，使室內的空氣僵化起來。符主任抹一抹臉，想要發表一點意見，但覺得意見還沒成熟；他感到有些難過，想不到這個小傢伙說出這個意見。他看了看大家的臉色：

「大家的意見這麼樣？……這個姚同志的意見，我覺得覺得……」

「我們是思想落伍了，所以經濟觀念有點不大正確，見錢眼開，聽說能夠增加一點收入，沒有什麼不舒服。」

瘦個子章郵冷冷地說，他頗不滿於小姚的說法。

「我沒有說那一個經濟觀念不正確。」小姚聲明。

陸謨只是笑。

「這是政府的意見，又不是我們自己要求特殊。」陳菲人的紅眼向小姚一白說。

小姚覺得自己的意見受到了攻擊，心裏像受了冤屈一樣一陣衝動。他覺得自己還有很多的道理可以補充，但一時又說不上來，他沉下頭去……

符主任覺得場面有點的僵硬，趕忙說：

「我覺得這些意見都是很好的，我們好好的放慮。……沒得問題，沒得問題。」

於是大家不痛快地散開了。

在他們回去的路上，符主任對陳菲人說：「你懂嗎，這個就叫做民主，有事情，和他們大家商量，人各有自己的意見，大家把意見拿出來，到底誰的意見好，就照誰的辦法做。譬如增加生活費，和大家商量，將後就不會有什麼背後牢騷了。」

「這樣做事多討厭，」陳菲人說：「公要這樣，婆要那樣。比如這個預算的事情，你索性一個人定好了，造好送上去就是；你要給大家看，還要問大家意見，事情就麻煩了。那個姓姚的竟敢反對起

來了，你怎麼說？」

「民主就是這樣的。」

「那末民主就是不好的。」

「你不要胡說八道吧。」

「哈哈，你說不過我了。」

威威在他們面前閃着，探着路旁的蘆葉，他把葉子撕成一條條，咬在嘴裏當鬚鬚，符主任在稻葉上撲到一隻蜻蜓，捏着一隻翅膀讓牠在手上飛撲，威威狂喜地奔來，他把手舉得高高的，威威抱着他的兩腿：

「給我，給我！」

「不能不能，給你要飛掉了的，飛掉了的。回去用線子扣起來……」

「給我，給……不給我不行！」

於是陳菲人走去，冷不防的一把搶過來：

「威威拿去，威威拿去……」

威威拿到了蜻蜓，獨自跳着走了。

時候已近中午，太陽射在地面上，炎烈得似乎到處流着火燄。陳菲人也許因為肚子龐大，走路有點費勁，她的背脊里的汗水已經溼透了，而且喘着氣。

「息」一下吧。」

在一個池塘的堤岸上，有一叢濃綠的柳蔭，陰涼而且爽快，她坐議。

於是他倆在柳蔭下停下來。

「我們住所到底太遠了，要靠近點兒才好呢。」

「慢慢兒一樁一樁來。」

「到底還是城市里好。」

「城市好，可是對我們沒有前途。……你可記得，你總是埋怨，我們的生活像浮屍，無根無蒂的飄來飄去。……從前，大家擔心不能養育兩個孩子，現在，我們可以安定了，可以不必再擔心了。」

「難道就有這樣好法？怕未見得吧。」

「要知道，今天，這裏是真正講民主的所在，只問你有什麼能力，不問你是什麼人，你能做什麼就做什麼，『一朝天子一朝臣』這句話，在這裏是絕對不適用的，所以工作問題，是毋庸擔心。至於生活上，雖然鄉村不如城市舒服，便當，但可以保證吃得飽，穿得暖。……就是你那筆生產費用，也是他們提出來的，他們對於工作同志的生活上的關顧，簡直是無微不至的。……以後不用愁：『有了小孩怎麼辦』，公家是給我們安排得週週到到的。」

「真有這樣好？」

「那當然，我何嘗騙過你的？」

陳菲人的紅眼睛發亮起來，小孩子一樣天真地說

「最好買一把熱水瓶，月子裏是少不掉的。」

「沒得問題，等生產費領到了就好買。」

於是他倆走出柳蔭，向「公館」走去。守主任見尋，忙出來時更喜悅更愉快！

「嗚，真是最好的工作環境了！」

陳菲人今天買了一隻熱水瓶：「長城牌」，五磅的。價格是二十元零五角。

那是非常漂亮的，不再像舊式的小得像爆竹那樣的東西，它有着金色的壳子，閃爍輝煌，安置在桌上，瓶子跟前再配上那腰三四隻玻璃杯，屋子就可以頓時光輝、體面、富麗起來。

符主任看了看，走到門口，回過頭來，從遠矚矚，瓶子很神氣，很惹人鐘愛。光線反射到鏡面，照的瓶蓋上，投射出一個強烈的耀眼的白光，似乎對着他發笑。

她把瓶子捧到膝蓋上，像撫愛孩子似的，用舊毛巾細細的指擦起來，然後，在毛巾上吐了一口唾沫，把瓶子底下商店所標的貨號和價碼的墨跡擦掉了。

「菲人，貨色是好的，也不能算太貴。可是生產費還沒領到，就把洗澡的臨時費用掉了，怎麼辦？」

「就說上邊還沒有批准好了。」

「噫，可是我，到底一輩子也沒有操過譜，心裏總有些罪愆……」

她向他瞟了一眼，把熱水瓶重又安到桌子上——

「你不要管，讓我去應付就是。」

說着，捧了瓶子往房間里去了。

符主任自己覺得像犯了罪，心裏不很舒服。

「可是上邊怎麼連預算也沒有看見就把錢給你領來了咧？」他覺得稀奇起來。

「他們說，天氣已經相當熱了，編輯所的需要洗澡盆也是實在的，所以先把錢給我領來。」

她在房間里喊。

「真是優待，唉，是最好的政府了！」他由衷地感激。

然而，隔了五六天，熱水瓶的事情，終於給編輯所的人們知道了。

瘦長子的童郁在編輯所里埋議：

「我們不管他們熱水瓶是用什麼錢買來的，我們編輯所的需要澡盆是真的。我們就請圓作匠來做，不管他主任答允也好，不答允也好；我們更不管這錢從辦公費里節縮出來的，還是造臨時預算核准的……要是真的沒有辦法，那怕我們編輯所的幾個人自己掏腰包，拚湊起來好了。」

這個提議，除了小姚，立刻，被大家通過了。

三天之後，新澡盆送來了。於是工匠人出工具價條子，喊雜務員送到會計兼庶務的陳菲人那里去

領錢。

她接了條子，遞給符洛川：

「他們已經把澡盆買好了，你看！」

符主任望了望條子：

「十八元六角。……怎麼辦，你說？」

她覺得很難過，紅邊爛眼睛裏的眼白，金魚似的突着，有些惶惑。但她忽然忿怒起來——

「他們太目中無人了！還沒有得到你的同意，怎麼就自作主張的買了昵？不管，錢不付！看他們玩出什麼花樣來！……」

「不要吧，不要吧。沒得問題。沒得問題，澡盆遲早總要買的。犯不着生氣。」

「那末現在錢到底付也不付？」

「慢一點再說。」於是他跑到場上，告訴雜務員：

「你回去，說我們已經知道了。」

忽然，有種消息傳佈開來：這消息，在符洛川陳菲人以及編輯所的某幾個人聽來，有點像在夏夜破舊的太師府底廊簷下，忽忽翻飛的蝙蝠的不祥的黑影似的，在心上煽掠着。

——各機關、團體、部隊的工作人員，一律實行津貼制。

然而這還是一種消息。符主任揣想：由消息成爲事實，其間總得有點距離。因此，他心裏覺得寬泰了一些。

「符主任，聽說要實行津貼制了，確實情形到底怎麼樣？」童邨第一個探問。

「是有這樣的說法，不過確實情形我還不清楚。不過，我覺得沒得問題，還不是一樣工作，一樣生活。所謂『抗日以外無工作，吃飯以外無權利』。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這個地區，應該實行起來。吃點苦算得什麼。……薪給制，好的；津貼制，也好的，在我沒得問題。」他表示着。

然而從許多事實的表現上，愈加證明實行津貼制是真的：教材編輯所的預算已經送上去半個月，還不見批下來；首長們的節約的號召，在文字上，在口頭上已經發出來了。

這在敏感的符主任，這就嗅到了一種預兆：津貼制的實行，是最近的事情了。

於是他設想：照其他先進地區的例子，最高首長的津貼是八元，那末他，一個專員公署文教科教材編輯所的主任，挨下來，最多也不過五元六元吧；另外就是吃公糧。

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數目呀，五元或是六元！目前的物價是這麼高，能擺在什麼用度上呢？……雖說如果有某一個工作同志有特殊情況，可以拿特別津貼，五十，一百，都可以。但既稱「特別」，當然不是經常的。據說，有個詩人而且名戲劇家，因爲剛從大都市里跑來，一時過不慣太苦的物质生活，每月拿了一二百塊，大家就傳爲奇談了。……是的。一個人在團體里，最好不要特殊起來，要是爲了拿特別津貼，大家對你另眼相看，那種生活是不大開心的。

自然、實行津貼制的理由是不錯的。符主任繼續想。也正如他們所說，實行津貼制的主要意義在於：校正過去工作同志的不正確的經濟觀念——僱傭觀念。一個行政機關，或者什麼團體的工作人員，大家總以為、做一個月工作，為的就是幾十塊的薪水；這和工廠裏的工人，商店里的店員，是沒有什麼不同的。……然而，人不能個個像想像的那麼簡單，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生活習慣，當然拋開生活上的非必要的消耗說，生活上的不滿足，那生活還有什麼趣味呢？……難道個個人要變為一樣嗎？……

——吃飯以外無權利，抗日以外無工作。這到底是一種……一種有限度的說法。符主任好像覺得十分麻煩似的。

「非人，看樣子是，我們不能在這兒工作下去了。」

陳菲人也為這事在發着肝火。她罵她的兒子威威：

「不要那樣活兒鬼吧！……你這鳥的假手槍有什麼用啊？……你又不是政委，不是司令，整天在手上指東劃西的！……」

她狠毒地把威威的假槍奪過來，往石階上一摔。假手槍的木柄跌壞了一半。於是威威哭叫着跑回

來——

「你反動的媽媽，頑固的媽媽！……」

符主任覺得一切都是無聊，一切都是煩惱。他望望自己的前途，前途給什麼破滅了。他踱到編譯所。

「怎麼樣？」他沒頭沒腦的問。

「工作嗎？這裏的工作進行得很好，我們已經編完了社會科教材，現在要開始國語科的工作了。

「工作得真不錯。」他無心地讚美着。

比較關心這一回事的童郵說：「聽說從下月一號起就實行，津貼制了，可確實？」

「我還沒有弄清楚，不過也沒有什麼，沒得問題的。倒是內子陳先生快要生產了，雖說有生產費用發，但不夠用的。我個人希望它再遲那麼三兩個月實行。不是別的，我的條件不夠啊！……」

「主任不是說過：『抗日以外無工作，吃飯以外無權利』的嗎？」陸謨挖苦他說。

「是的，是的，這是要條件的。要是我沒有家室牽累，不担心事，吃公糧，有什麼不好呢？」於是，編輯所的人都笑起來。

「我說，津貼制也好，薪水制也好，總得顧到工作者的興趣。要一個人變成機械，那成什麼生活呢？其實在這樣年代，誰還想發財嗎？……」瘦長子掀起殘餘的笑容，苦巴巴的說。

「這話就對了。人究竟是人，不是沒有靈魂的機器，人的生活，一半是靠興趣，一半是靠思想，光談思想，不談興味，是否認人性。現在的取消薪給制，實行津貼制，是要改正一種不正確的觀念，叫做僱傭觀念。我們平心而論呢，做工作拿薪水，確實包含着僱傭性質，而抗日和革命，不是受僱，這種觀念需要轉過彎來，但我以為這不是一下子的事，主要還在從政治意識上着手。……老實說，我

們這些知識份子，比較一般的已經算前進的了；然而，然而……」

符主任想把議論發展下去，但他又覺得，這樣發展下去，恐怕和他身份有關係，因為他在他們面前，到底還是一個領導人，一個上司，於是他轉一轉談鋒——

「我們的預算，還沒有核下來，到底是什麼道理呢？……即使說是爲了實行津貼制，也只是生活費部份，辦公費總不能不用吧；而且本月份的既成事實，總該承認的……前幾次，我去催問過，說馬上審核下來。現在又三天了……編輯所又不是我姓符的私事……」

他現在覺得，政府處處在跟他爲難，開玩笑。因此，他變得一身灰心。

「算了算了，這個主任幹不了……真的，還是想旁的出路吧……」

「我是打算回去辦教育，有人請，就當教員；沒人請自己家裏攪私塾。」童郎似乎已經確定了。

「你們本地人，什麼都方便，像我，就不能那樣爽快，拖泥帶水……」

他垂頭喪氣地走出編輯所。

晚上，符洛川打着赤膊給一個朋友寫信，說他在鄉下身體不好，預備到上海來，而且打算教點課，換換空氣，如果學校找不到位置，家庭教師也好的。

下一個月，符洛川跟在一車七七八八的家私後面，沉着頭，離開了那個「公館」；而編輯所，已來了很多，整天是寫呀唱的活躍着。

空白页

一支潰滅的隊伍

好像槍聲把黎明之前夢魘的暗影突然打散了似的——天發亮了。

人民抗日游擊隊的崗哨，從睡夢裏凜凜地抬起頭來，用手背揉揉眼睛，發覺自己還靠在巷門上，從街口伸展出去的路，白茫茫地躺在前面。槍聲是真的，而且很近——

霹——嗖——霹——嗖——

——是鬼子來了嗎？他連跳帶滾的奔回大隊部。

街道，像在櫃底里似的，深黑悠遠。商店的排門，黑森森，猶如深夜獨行於叢塚叢中，由恐怖所生的幻像那樣，魑魅逼人。瘋狂的奔跑，驚醒了街口的野狗，羣狗懶懶地吠叫起來，寧靜而空洞的街上，發出孤寂的可怕愁戚之聲。

在一個街角的轉彎上，射來一道強烈的電光，隨即送來一聲大喝：

「那一個，口令！」

「保——」他拖長了回答；「你是那一個？口令！」

「國！」對面答過來；「操那，朱麻子嘛。你在崗位上做啥的？……到底是怎麼回事啊？」大隊部的通訊員仿做着大隊副的口氣。

「東南方、發現槍聲！……」

「誰不曉得東南方的槍聲？去你的吧！」

可是朱麻子依然向大隊部奔。這時，他又聽到，西方也有槍聲了，而且非常緊密。

待得跑到大隊部，朱中隊長正在門口和指導員指手划腳，講着什麼。

黎明趕走了陰暗，也帶來了緊張和戰鬥。市街，一醒過來就莫名其妙的跌進了恐怖。

朱中隊長揮着駭亮槍，跳着發燥的腳——

「東市口三分隊的傳令回來了沒有？……都是死人！鬼東西，這樣老慢，螞蟻麼？！……」

正西方的槍聲起先緊密了好一陣，此刻變得疏疏寥寥；但東南方的火力似乎加強了，機關槍像三月池塘里的田鷄似的叫得出勁……

「二連完了！……去！你去三分隊，叫秦分隊長帶領指揮，掩護大隊部向西撤退！」中隊長看見朱麻子站在那裡，就派他去傳令：「真活見鬼，大隊長不在，大隊副也死掉了！……」

於是他和指導員帶了大隊部的人員和兩個警衛班，迅速向西街撤退。……但在西市口的石橋，遭過了敵人。

石橋上開始了猛烈的戰鬥。輕機槍手祁子林打開一家店門，轉到一個欄樓上，把槍口對準了橋口，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一梭子打過去。一條火蛇在晨空裏直噴出去……

跟着祁子林背後，幾個隊員也爬上了樓，他們探出頭向窗口一望，河西的敵人正在僵着爬着向石

橋衝來，於是清清楚楚的，瞄準着一槍一槍的打過去，一個，二個的跌下去了，伸着腿，划着手，搖晃着，叫着，……步槍跌落到河裏去了。……

祁子林斜過槍口，等着，看見接二連三的七八個又在衝橋了，火發一勾，噠噠噠！兩三個又倒下去了，剩下的退到了河對面一所瓦屋的背後去了。

一面白旗在屋角頭搖晃了幾下，又有八九個衝出來了，白旗在前頭。……祁子林又是一扣火，噠噠噠——噠噠噠……縮回去了，白旗丟在屋角頭。

中隊長把身子貼在店家的排門上。街對過的牆角裏，有三個隊員擠在一起，他們向西胡亂地打着槍，子彈斜斜地打在河心裏，大聲地激起一蓬蓬水花。

「看準目標，見鬼！打什麼槍！」

市街上的槍聲，空廓而且清脆，石橋對面射來的火力，似乎在弱下去了。

中隊長探出頭去，向西一瞟，突然，耳朵聽到一隻蝗蟲那樣飛撞的聲音，覺得右膀上着了一下什麼，臂膊一陣酸，抬不起來了……

他看見臂上流下了血，心裏一眩，一屁股坐在地上，但他左手舉起槍：

「衝！」

指導員從對面的街角子裏奔過來，但剛到街心，忽然滑倒了。他在街上一個打滾，滾到了中隊長的身邊……血從腿膀上流溢出來……

「怎麼，大家都帶花了！」朱中隊長說。

喊聲與槍聲在街上激蕩着，大家覺得有點昏懵。

然而東邊的槍聲迫近了，掩護撤退的三分隊零零落地退了西來，驚慌地喊：

「已經衝進東街口了！」

潰散的隊伍狼狽地衝過石橋；可是從南市的後街，另一枝敵人的隊伍包抄過來了！……

祁子林才從茶樓上搥了輕機槍踏上橋塊，就給兜上來的敵人的火網封住了去路……他只好蹲下來，利用石橋欄杆當作掩蔽，架起槍，向對方正在得意忘形的密集隊形就打……

敵人像遭沸水澆滾的蟻羣似的，慌亂着，跌倒着，潰散着……

然而，背後，從東街口逼來的威脅，逐漸近了——槍聲像在腦後爆炸着……

他沿着石欄杆，一蹶一步的衝下石橋……一下橋塊，他向河灘邊就滾……

朱膩子從東街口的戰鬥中退下來，他看見指導員坐在一家的涼棚底下；腳下一灘血；他蹲下來，用背脊朝着他——

「來，黃指導員，我馱你……快快！……東邊的快要衝過來了！……快點……」

他背着指導員，看着祁子林蹣跚下河灘去了。他摒住氣往橋上衝……但突然覺得指導員在背上震顫了一陣……然而他不能跟祁子林一樣向橋塊下跪……他奔過石橋，斜刺裏向一所瓦棺材屋的背面跑……那里，已經有五個隊員在匍匐着，向西街口打着槍。

他放下呻吟着的指導員，一看，指導員似乎已經暈了過去，在屁股上，他又中了一彈，血淋了朱麻子的一腳跟……

射擊變為毫無目的亂放起來。

朱麻子重新背起指導員，想從對北那道小河浜退去……但剛一站起，子彈就集中着棺材處飛過來……

匍匐着的隊員們頂着頭一槍一槍的向石橋射擊。然而，終於起了恐慌——子彈已經沒有了。這使得他們各自產生了逃命的念頭。有人伏着身子在向北爬了……

棺材屋的周圍，成了火星飛迸的敵人的主攻方向了。

朱麻子看看指導員：面色白白的，眼睛閉着，胸口一起一落地抽動。他想：怕已不中用了。還是自己逃命吧。但是指導員好像猜到了他的念頭，睜起眼來，輕輕的說：

「你，你走吧……我沒事……」

這使得朱麻子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激動，想：我不能一個人逃走。于是他抱着他，緊緊地貼着棺材屋的磚壁。

朱麻子和黃指導員，終於被俘了。

作爲臨時司令部的關岳廟的半殿柱子上。朱麻子垂頭喪氣的半站半吊的被綁着。

朝西耳屋的禪房裏，傳來呼叱和詈罵：

「……放明白點……想赤化嘛？……」

「……」

「我們是奉的省政府命令，奉令收繳土匪槍械！……什麼，……我們是海匪？……好的！……好的……看你有好大的本領？……是的你們有下層羣衆，可是我們有的是槍桿！……」

「……隨你們……」好像是黃指導員的低微的聲音。

「請你過去做事，還是對你客氣的……司令爲的愛你人才，……才要我來跟你談談……哈哈，我勸你想想清……」

朱麻子側着耳朵細聽，問答的聲音沒有了。他覺得膀子在發麻，酸痛……

時候已經是下午了。熱鬧了半天的關岳廟，此刻是冷清清的，只有廟門口蹣跚着兩個不三不四的崗位。

對於這次事變，朱麻子一些也想不通。大隊長大隊副和這海上的什麼省方游擊隊的司令，參謀長，不是很要好嗎？爲什麼一下子翻臉到這地步？指導員不也是和我們常常說什麼統一戰線，中國人之間只有一條心，一個敵人。然而又落個如此的結局。

肚子是很餓了，還是後半夜在換崗之前吃的一點東西，現在，被綁在椅子上，誰還有東西送給吃

呢？

忽然有慘痛的嗚呼聲，從東首的什麼屋子里傳來。

——這大概是指導員了。他想。於是——

「黃指導，黃指導！」他喊。

然而沒有回答。

「指導員，可是你？你在那里？你怎樣啦？」

廟門口的崗位踱進來了——

「操拉，叫，叫什麼？安頓點，識相點！」

在黃黃的森暗的廟門口擁進了八九個人，有囉囉中出裝的，有網大褂的……有背手提機的，提快馬的……

然而很奇怪，大隊副歐陽華也在其內，跟那個穿網大褂的細長個子在說笑着。細長個子是他們的參謀長。朱麻子曾經在一次大隊長的請客酒席上看見過。

——大概是講和了。他想。

他們一進廟門就向東一拐彎不見了，只留得……敲着磚兩道的金屬之聲。

——要是講和了的話，那末先要把指導員與我釋放。槍枝發還。他想。

但是，等呀等的，忍着肩窩里的酸痛，也不見有人來釋放。

天傍晚了。古老的廟宇的庭院里，罩滿了陰影。深邃的大殿已經漆黑了；只有佛龕里的紅色的幡幔，和菩薩的金身，在閃著淡淡的白光。

朱麻子望望菩薩殿，無聊而且苦惱。——也許菩薩有靈，我不至于再有什麼雞頭了吧？我到底沒有做什麼錯事，黃指導員也是的。……吓，幹嗎迷信起來了啊？……見鬼！

然而漸漸覺得這死寂的黑暗里的白點在騷動着了，一種精神上的恐怖，拌和着肉體上的痛楚，下意識地忘記了自己的存在。

在黑暗中，在麻痺的腦子里，他似乎看見許多黑影湧出廟門，有種淒厲的熟人的聲音飄來——

「中華民國萬歲……！」

……

人民抗日游擊隊殘餘的部隊，衝出包圍之後，向西北潰退下去。

受傷的朱中隊長，在鄉下借到了一張藤榻，他躺著，由兩個隊員抬著，他不斷地說：

「六個月的心血，唉，六個月心血，教訓，教訓！只談統一戰線，不談鬥爭，就是這個結局，就是這個結局！」

在一個村子上休息下來，集合人數一檢查，還剩五十一個人，二十七枝步槍，一枝輕機槍，一枝駁壳鎗。整整兩個連的人槍被消滅了！

「黃指導員呢？」他問。

大家不知道，只有一個隊員說：

「我撤下來的時候，指導員和朱麻子在一起……」

「唉，黃指導員是受了傷的。朱麻子真不錯，這次怕準是犧牲了！」他嘆一口氣：「指導員真是一個有遠見的人，他一再對大隊長說，對待這種部隊，不能太信任，要提高警惕，要有團結有鬥爭。弄得不好，我們要吃虧。然而大隊長太，太無能……這種海匪部隊，那里會抗日，那里會接受領導呢？……光用拉攏，感情聯絡，就是這樣的結局！……」

說着說着，落着眼淚，像一個孩子似的哭起來了。

隊員們都像落湯鷄那樣，滿身泥團，拖着槍抱怨着，溼衣服從身上卸下來，晒在太陽里……

祁子林守在中隊長的鋪前，用布頭擦着輕機槍。他想：

——一直說，大家是中國人，中國人之間是要團結的，無論怎樣的深齷宿窹都可以消除，因為敵人是一個，這對是對的！然而，我們這麼說，就這麼做；而人家，這麼說了卻又那麼做，把臉一翻，弄你一個措手不及！

——現在完蛋！被繳的繳了，逃的逃散了，只剩下這麼孤零零的五十幾個人，二十多條槍，和自已手裏一挺輕機槍；然而這還是他——祁子林撲了七條河才保全下來的！這挺輕機槍，曾經三次和敵人作戰，真是靈瓏，噠噠噠，像炒爆豆，大概已經送過十多個鬼子上了西天的了，難道就順順綿綿的給那些不打敵人的海匪繳去嗎？祁子林是不肯的。鎗，是性命——他雖不是行伍出身，然而他懂得。

——真像中隊長說的不錯，大隊長做人太好了，用多少壞東西糟蹋隊伍，大隊副就不是好貨。大隊長說我的生活跟隊員一樣甘苦，不發洋財。不發洋財，有什麼用呢？你不發洋財，你不做壞事，却有別人在發洋財了，做壞事了，你又是怎麼樣呢？你說統一戰線，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然而別人却要打起你來，要你的好看……現在弄得這個下場，唉！如果說，一晌帶了槍害百姓的呢，倒還罷了，然而又是不折不扣的抗日的隊部……

大塊頭的歐陽大隊副來了。他帶着兩個特務員和一個老婆。他們從甯早就騎了四部閃亮的腳踏車，到處找尋着這支潰散了的部隊。

——死鬼，你昨夜攢到那里去了的？！祁子林一看見肚子裏就冒火起來：一個真正的腐化傢伙，鴉片鬼！他眼窩兒發青，額角上的青筋爆得蚰蟻那樣，說起話來毫無羞恥，好像隊伍是他的私產，總是「我的我的」。他仗了他幾支步槍，和大隊長起了家，于是就天王一樣了——背起「快馬」，罵隊員，抽煙，擺女人……祁子林好在肺寬，要不，真會連肚子也要氣炸的。

歐陽大塊頭拄着一根漂亮的杖子，嘩呀嘩的，眼窩好像比從前更青了，是爲了隊伍被人消滅了呢，還是昨晚有女人在床上沒有好睡？……

他一走進來就坐在中隊長的鋪前——

「朱中隊長，這事情到底怎麼發生的？……你，你受傷了？……」
中隊長把頭往裏一側，沒有睬他。

「我早曉得要出事的，大隊長不聽我的話……現在，我怕大隊長也被扣起來了！」
一聽見說大隊長被扣起來，中隊長和全體隊員都凜凜地驚惶起來。

「怎麼的大隊副？」中隊長抬起頭來問。

「是昨日下午三點鐘光景，我和大隊長從江口回大隊部來，他們那邊派了通訊員送信給我們，就在路上遇到了，說是有事要跟我們商量。我們去了，那知到了那裏，只是陪着上館子。吃過酒後，便拉着玩牌。我因為家裏有事，先走了，大隊長只好敷衍下去……其實在黃昏時候，他們的隊伍大批大批的往西開，大隊長知道了追問，他們說是開到前線去打敵人的。……不過那時候，你即使想佈置什麼也不可能了，因為大隊長實際上已經被軟禁的了。」

「那末你大隊副不當心?!……」中隊長幾乎想從床上跳起來。

「噫，朱中隊長，我那時雖然不和他們在一起，其實我也被監視好了的。」
他的態度非常鎮靜，好像他的「私產」完全沒有遭受什麼意外似的平靜着。

于是他集合訓話了。

「抗日，有飯吃，抗日，跟我走！我有飯吃，大家有飯吃！跟我抗日，我到那裏你們就到那裏，我怎麼命令，你們就服從！……」反反覆覆說了一刻鐘。意思之間，大隊長已經完了，現在你們跟我走，包沒有什麼問題。

「大隊副，我們到底想什麼辦法呢？」有個小隊員發問。

「大隊副，我們的大隊長呢？我們願意把槍繳他回來！」一個隊員喊。

「我也願意！這些些拼掉就算了！」祁子林也喊起來，把輕機槍一揚。

「去把槍繳回來！」五十多個人全都喊起來了。

然而大隊副發火了——

「你們守紀律麼？……我們去繳回來？好容易！能繳得回來的，爲什麼要被繳了去了！早說的，跟我走，有飯吃！那個再亂叫，就槍斃！」

「我們來不是爲有飯吃沒飯吃的！」不知誰還咕嚕着。一句。

「現在，我們暫時拉開一點。因爲我們的實力太少了……現在，我大隊副私人掏出錢來，每人兩塊，你們零用零用……」

他叫特務員到他太太身上去拿錢。

錢發了。有幾個見錢眼開的人很滿意，把錢摺了摺塞進了屁股後面的皮掛夾里。

末後，大隊副走到中隊長舖前，點了五十塊錢給中隊長。叫他靜心養傷；可是中隊長把頭往裏一

側——

「我不要，我自己有着……」

祁子林老閉不起心來。鈔票上的花紋，似乎沒有往常那麼鮮明好看——把它塞在槍統子里。

解散之後，隊員們就懶散地自由活動了；就在屋簷下坐着閒談，談早上約戰鬥；屋子裡有人衝擊

着槍柄，大聲罵着。

大隊副帶了女人出去了……

一個分隊長也跟着走了。

才轉腳不到十五分鐘，歐陽大隊副又進來了。他命令：「全體集合！」

集合？隊員們有的已經找了鋪板躺下了，有的在洗滌衣服……

好容易集合了。大隊副說：

「我們開拔，就走，往更點的鄉下拉……據情報，那邊的隊伍正在搜尋我們……」

這是沒有辦法的，只好走，把受傷的中隊長留着。

說是開到什麼隱蔽的地方去的，然而隊五儘往東奔，而且沿着公路，已經出來里路了呢。大家有些懷疑。

「我們究竟往那兒開啊？」

有人發問了。歐陽隊長吞吞吐吐的解釋着。

「再過去一程，馬上向北。」

——儘往東南是不對的，不是送往虎口里去嗎？清早繳我們械的，不就是東南邊的那部隊嗎？歐陽隊長的葫蘆里賣的什麼藥呢……

祁子林不走了——

「究竟要開到什麼地方去呢，儘往東南的？」

「你們跟我走，不會錯的！」他一面說，一面想那邊的隊伍應該要到了吧？

「不走了，不走了！」

「往回去！不走了！」

「不走……」

「向西！」

大家喊起來了。

忽然對面來了一個通訊員，在歐陽大隊副的耳朵上咬了一陣子。

「大家停下來，把槍放下來！」大隊副說：「我現在告訴大家，我們的大隊長已經在那邊當了支隊長，他現在派了通訊員來了，要我把大家帶過去。大隊長和我都過去了，大家還有什麼不願意了呢？……而且，前面就有隊伍來，發生了誤會，我可擔當不起……」

——什麼，我們的大隊長在那邊當了支隊長？假的，沒有這回事。大家心裏這樣堅信着，站着抓緊了槍。

歐陽大隊副看見局面有些僵化，就緩和了口氣說：「大家聽着，跟我走是不錯的。至於大隊長不是在那邊當支隊長，大家到了那邊可以看到。鎗，本來你們拿在手上也沒什麼，不過恐怕和前面的隊伍發生誤會，所以還是放下來，網在車子上的好……」

祁子林冒火了，輕機關也要放在車子上麼？

「不行！」他首先喊起來：「這鎗就是我的命！」

「鎗不放手！」

十多個隊員附和着了。

「有隊伍來就打！」又有人喊，但看不清是哪一個。

祁子林把輕機關鎗抱着——

「鎗到那里，我就到那里！不脫手的！」

「放下來！」分隊長么喝着。他是歐陽大隊副的心腹。

祁子林拉起子彈鍊子，想裝上鎗，但冷不防給大隊副的特務員一手搶去了；接着，第二個人從背
後上來奪取他的鎗，但他抱牢了滾在地上；哭了……

分隊長把駁壳鎗的大保險一開，機子一拉，子彈上了膛——

「鎗斃他！」

但歐陽大隊副假惺惺的抱住了分隊長：

「你不能，要斃就斃我……」

然而正在這時候，另外有人把祁子林手裏的輕機關拉下來了。

祁子林哭着，在地上打滾。

隊員們像木樁一樣站着，抓緊着步鎗，可是似乎看昏了頭，誰也沒有什麼表示。

「你們，怎麼樣？……鎗放下來！」分隊長喊。

站着還是不動。……

「怎麼樣的？！」

「我們不去！」

「不去！……」

於是分隊長拉過輕機鎗——

「怎麼樣，鎗放手不放手？……不放，掃射！」

祁子林大喊一聲猛撲過去，一把揪住了機鎗，分隊長猛起一脚，踢在祁子林的肚子上，兩個特務員起來，一個抓住了他的領子，一個用駁壳鎗捶着他的頭……他大喊：

「你鎗斃我，鎗斃我好了！……」

隊員們眼珠突起來了，有人拉機球；

歐陽大隊副連忙托開兩臂，站在隊員面前，又轉過頭對分隊長：

「萬萬動不得，萬萬動不得，我有辦法！」又轉過身來：「你們不想想，叫我怎麼好交卸？……」

鎗放下來吧！」

祁子林的面上瀉着血，在兩個特務員的手上掙着跳着——

「槍萬萬不能放手，萬萬不能放手！」

分隊長回顧身去就一個巴掌，祁子林的眼前一花正想叫喊，第二個巴掌又着了臉……

有兩個隊員衝出行列，把步鎗一舉——

「好，打得好！大家動手！」

於是他們撲向分隊長，分隊長提起機鎗轉身向南就溜，兩個隊員遲疑一下。

「追啊，大家追啊！」不知怎麼一來，祁子林掙脫了身，大喊，他衝在前面，抬着手向前追去。

隊伍混亂了。又有七八個衝出來，歐陽大隊副張着手，像瘋子做捉迷藏一樣舞着轉着，企圖攔

阻——

「不要動，不要動！你們，……你們造反嗎！……」

起了鎗聲……

混亂的隊伍開始向四面八方亂竄，起了嘈雜的喊聲，歐陽大隊副向前奔了幾步，舉起快馬，向天打了五響——

「停住，停住，再跑就開槍！……」

然而誰也沒聽見。

溜着的分隊長看看要被追到了，他頓下機鎗就扣火，噠噠噠，但忽然不叫了！

追趕的人冷不防機鎗打來，兩個人仰面朝天的倒下去了。但他們並不放鬆，散開了伏下來，看着

分隊長在拉呀拔的攪機槍，祁子林從一個隊員手里接過鎗來，靜靜地瞄準着，澎！一鎗打過去，他翻倒了。

大家蜂擁過去。分隊長忽然又站起，想要撲過來，但隨即又軟癱下去了。

祁子林把機鎗搗上肩說：

「去把大隊副的快馬也拿下來！」

大家回過身來向北跑，但那邊，大隊副已經帶着特務員在向東跑了。

「趕快，不要給跑掉了！」

「打鎗！」祁子林指着前面。

步鎗向大隊副那里射擊。

遠遠的，他們發現一批隊伍從東南方開過來，而且也發了鎗。

「走吧，海匪的到了！」

大家站定了仔細地望了望：大隊副跑得更快，張舞着手臂……

「走吧，大家走吧！上朱中隊長那里去！」

於是祁子林搗了機鎗，帶着八個人，走着走着，深入了廣大的鄉村。……

四六年二月改三八年七月舊作